

實報叢書之七

民族精神

第一集

叢書

民族精神

每本售價一角
現已印行三集

欲知中華民族精神為何物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事恢復中華民族精神運動者，不可不讀此書。
民族精神，可以當繪圖小說讀。
民族精神，可以當傳記小說讀。
民族精神，可以當短篇小說讀。

老宣近著

實報 瘋話

一集每冊二角五分郵票代價十足郵費在內

實報瘋話是：

中國青年的，指路明燈。
中國民衆的，解放導師。
中國社會的，顯明影幕。
中國家庭的，良好模楷。
中國官僚的，當頭棒喝。
中國軍閥的，渚上屎光。
請實報者或均應備一冊

老宣的「妄談」

再版發售特價

本書出版四千冊，未及一月全數售罄，因預打紙版，每冊重印之成本較低，為普及起見，現售特價多，購者從速。
北平總售處：東單青年會對面友聯中西印字館
無多，購者從速。
及各省分局：東城沙灘前外廊坊武學書局，新
智書社，文美書報社分售處東安門外文齋
場君中書社，東城王府井大街廣文書社，西單
金魚胡同文書店，米市大街文書店，天津
分售處法租界藍牌電車道東亞醫院對過三合公司。
社，絲牌電車道東亞醫院對過三合公司。

時聞通訊社

出版八年，紀載翔實
消息靈通，稿費最廉
社址：北平宣武門外大街
電話掛號：一七四九號
電話南局：二四二八號



集二第



毛三爺漫畫合印本第一二三集各售大洋八分郵費在內
實報叢書之六

序

管翼賢

民族不競，國權不伸，九一八之序幕啓矣，一二八之戰端開矣！於是有所淞滬協定塘沽協定，連續發生。國土任人佔領，權利任人剝削，廣大民衆，任人奴隸，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國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孱弱怯懦，至於此極，循斯以降，勢非使炎黃華胄，淪於萬劫不復之地不止。創鉅痛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去秋於舊京揀英番菜館與省黨委陳訪先同志談及此問題，陳氏毅然答謂，欲起沉疴，非奮振精神不可，君曷向民族精神方面着手乎，余贊佩之餘，歸而謀諸郭蓮青先生。郭治史學，著述極富，亦曷斯議。乃取古代先民特立獨行之事實，足以模範於後人者，蒐集若干篇，編成段落，逐日在實報披露，顏曰民族精神。積日累月，讀者多來函謂是篇可作教育參考材料，請另印單行本，以裨益社會人心，予乃窮數日之力，彙理排比，并請蓮青先生詳加審訂，惟因係日報

披露之稿，次序仍一如報載，岳武穆之精忠報國，其民族觀念，實可楷模千古，用特冠諸篇首，所以示尊崇先賢也。

我國今日所需要之民族精神，依予之認識，當以不怕死爲第一要義，夷考數十年來，先民詔示吾人者，不爲不夥，外侮憑陟視死如歸者，有岳武穆之三字金牌，文天祥之仗義勸王，感激知遇以死報友者，有荆軻之易水悲歌，朱家郭解之濟急拯危。志切報國心堅金石者，有諸葛亮之鞠躬盡瘁，蘇子卿之誓持漢節，此外如祖士雅之擊楫中流，張子房之圯上納履，陶士行之運甕習勤，郭汾陽之爲國忘私，其事迹皆可歌可泣，假使後人，能推衍而光大之，何致演成今日之慘痛屈辱哉，惟其重視一己，對他人則視若秦越，遂使人民積體之國家，無形分離，而陷於九死將無一生之地，良可慨也。

而今而後，吾甚願國人步武先民不怕死精神，鼓其勇氣，迴其熱腸，就其力之所及，位之所在，以國家爲前提，以民族爲本位，一往直前，天助自助，爭求未來之新生命，庶不負本報編纂是篇之初意焉。

民族精神第一集目次

題目

頁數

岳飛受母教成名	一
岳飛神算破楊太	三
岳飛奉金牌班師	五
岳飛冤沈三字獄	七
勾踐兵敗爲俘虜	九
勾踐忍辱圖恢復	一一
勾踐立志雪前恥	一三
勾踐滅吳銷積恨	一五
祖逖聞雞聲起舞	一七

民族精神 目次

808186

民族精神 目次

一一

祖遜渡中流擊楫	一九
祖遜銳意雪國恥	二一
張良圯上遇黃石	二三
周處倚勢逞蠻橫	二五
周處痛心改前非	二七
周處南山刺猛虎	二九
周處水底鬥巨蛟	三一
周處報國名千古	三三
陶侃顧賢母成名	三五
陶侃藉運覺習勞	三七
蘇武牧羊北海邊	三九
荆軻燕市逢知遇	四一
荆軻利用樊於期	四三

荆 軻 易 水 發 悲 歌	四 五
荆 軻 仗 義 探 龍 宮	四 七
荆 軻 捐 軀 報 燕 丹	四 九
荆 軻 同 調 得 死 友	五 一
郭 子 儀 難 中 遇 救	五 三
郭 子 儀 爲 國 忘 私	五 五
郭 子 儀 恢 復 兩 京	五 七
郭 子 儀 斷 橋 全 師	五 九
郭 子 儀 單 騎 退 虜	六 一
文 天 祥 抗 志 希 古	六 三
文 天 祥 仗 義 勤 王	六 五
文 天 祥 元 營 奉 使	六 七
文 天 祥 節 勵 孤 忠	六 九

民 族 精 神 目 次

民族精神 目次

四

文天祥心堅鐵石	七一
文天祥節凜冰霜	七三
文天祥成仁取義	七五
朱家郭解俠義風	七七
諸葛亮應運崛起	七九
諸葛亮計破曹兵	八一
諸葛亮任重託孤	八三
諸葛亮計服南蠻	八五
諸葛亮上表伐魏	八七
諸葛亮匠心獨運	八九
墨子兼愛主弭兵	九一
墨子絳悺坐春風	九三
墨子門巧服魯班	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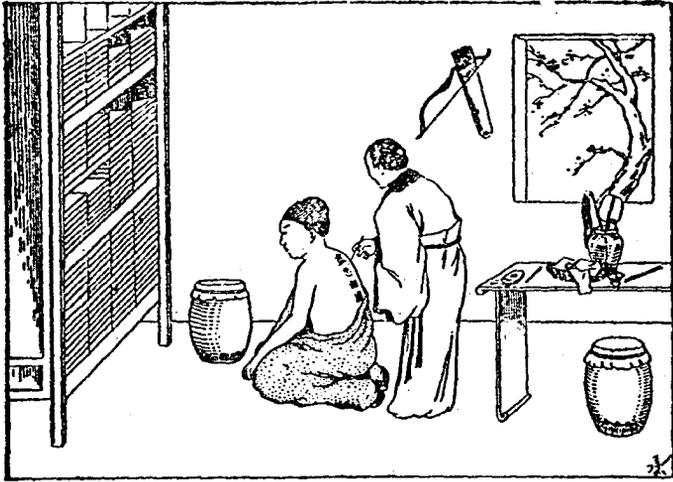
岳飛受母教成名

左右開弓 武術羣推 神箭手

忠孝成性 慈訓難忘 刺背心

宋，岳飛，字鵬舉，河南湯陰縣人。相傳其生時，夜間父夢金翅鳥飛落房脊，又鄰舍望見岳家房上火光冲天而起，以爲失火，驚往撲救，及至則並無火光，房屋依然，衆皆驚異，而岳家報生子矣，一時父老咸謂此兒將來必能光宗耀祖，作一番轟轟烈烈驚天動地事業。岳飛生而穎悟，岐嶷不凡，舉動即不同常兒，生而未幾，其父病死，家貧甚，倚其母十指爲生活資，及入塾讀書時，塾師爲老學究，夙知岳飛生時有種種異，又見其資稟英俊，乃改名爲飛，字鵬舉，以符夢兆。飛讀書悟悟非常，殫心學業，尤好左氏孫吳兵法，年未弱冠，即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湯陰有周侗者，以神射著名，見而異之，收爲弟子傳其技，飛朝夕就學，潛心精研，盡得其術，能左右射，當飛在學塾讀書時，以生有神力，與羣兒嬉戲角鬥，羣兒皆不敵，有受傷者，當然不免一場口舌，自此其母加以痛責，勉以立志求學成名，莫忘教誨，





並用針在飛背上刺成「盡忠報國」四字，用罌淳之（見圖）俾便時刻不忘，嗣後飛性情舉動，一變而為恂謹規矩，與成人無異，人無不歎岳家有佳兒，將來必有遠大希望，不知飛生具至性，人不能及，即如學射於周侗，及侗死後，每逢朔望，必設祭其墓前，泣奠而返，足見天性置誠，對師如此，日後對國，其赤心自可推見，後於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毅然應募，當是時，相有刺賊陶俊及賈進和爲患，飛請帥以百騎滅之，韜壯其請，乃允之，未幾，飛果獲勝，俊及進和皆被生擒，康王至相，飛被命招撫吉倩等賊，皆有功，都統制王彥渡河至新鄉，畏金兵盛不敢進，飛時奉調往，乃引所部力戰，奪其纛而舞，金人敗走遂棧新鄉，過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矛，刺殺金驍將黑風大王，金人又敗走，飛由此以勇知名。

岳飛神算破楊太

因間用奇先聲寒賊膽

神機妙算刻期奏膚功

岳飛年少時相州留守宗澤，一見卽知爲奇才，千古良將不能過，並授以陣圖，飛自此精求用兵之法，遂以知名，及徽欽二帝被金人挾迫北去，康王構卽位於南京，是爲宋高宗，時飛以統制上書言事，坐越職奪官，張所新任河北招討使飛往就之，所歎爲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兀朮趨杭州，飛率兵要擊廣德境中，六戰皆捷；金兵相謂：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湖寇楊太時方猖獗，屢敗官兵，高宗知飛善用兵，授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兵往討，先時楊太恃其險，每大言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及飛兵至，遣使招諭，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與戰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表授武義大夫，佐感泣誓死報，復遣還湖中，誘說餘黨，乘夜掩擊，降賊數萬，太猶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行如鳥飛，飛令諸軍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澗，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使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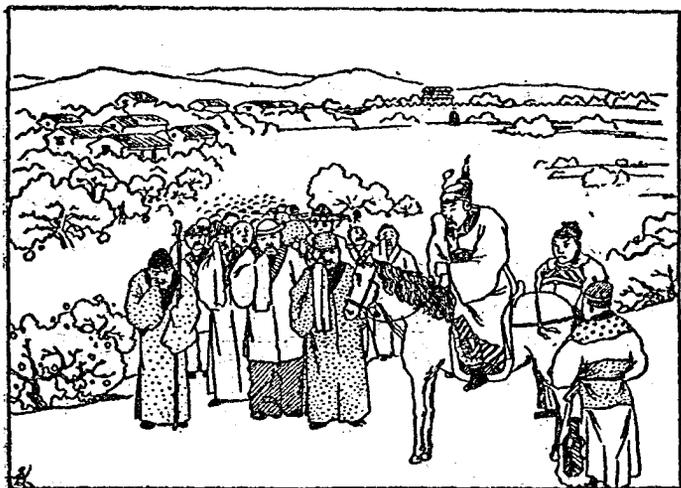
，則舟輪爲草木塞積，礙不得行，飛急擊之，賊走港中，爲筏所拒。楊太勢蹙力窮，赴水死，（見圖）飛入賊壘，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經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爲時僅八日，先是張浚至潭州，以楊太一時未易平，欲遣防，飛袖小圖示之，且言公能少留八日，賊即破，浚曰，何言之易，飛曰，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將用敵兵，奪其助，離其勢，自成孤立，八日必可成功，浚許之，及八日捷書至，浚驚爲神算，因問用兵之術，飛曰，知仁勇信嚴，缺一不可，又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愛命，天下自然太平，浚深服其言，飛馭軍嚴整，軍號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語，又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掠民，此可以知其軍令矣。

岳飛奉金牌班師

軍威震河朔拐子馬難恃所長

揮淚返旌旗飲黃龍徒存虛願

岳飛以神勇奇謀平楊太，宋高宗頗引爲奇功，召還朝，封少保，除樞密副使，並委以恢復中原全權，飛表謝省，「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之語，遂進軍河南，州郡望風迎降，駐節鄆城，兵威甚盛，金四太子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劉豫各路兵，領拐子馬來逼，飛令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即不能行，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復益兵而進，飛運破之，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糧供軍，頂盆焚香，迎候道左，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進軍朱仙鎮，語部屬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刻期渡河，時秦檜當國，主張張淮以北與金和，乃奏請班師，飛上言，金人銳氣沮喪，不復成軍，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大怒，一日下十二金字牌，嚴令退軍，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



年之功，勝於一旦，乃自鄴城引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輩迎官軍，金人皆知，相公去，我輩何能復活，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奏請以漢土六郡閑地處之，（上圖即岳飛忍慟班師泣別民眾之情形）及飛還，河南新復各州郡，仍沒於金，當兀朮棄汴欲走時，有書生遮馬言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問其說，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安望成功，兀朮悟，遂留不去，未幾，宋兵果退。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朝，高宗問其欲解兵權意見，飛但拜謝而已。明文徵明題宋高宗賜岳飛手勅滿江紅詞，有念二帝返後，此身安屬，千載休談南朝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真洞見高宗心事。

岳飛冤沈三字獄

賣主求榮王鵬兒忍心反噬

助夫爲惡長舌婦辣手豕天

岳飛赤膽忠心，祇知願宋，乃金牌十二，竟被召回，其動因蓋以秦檜一意勸高宗與金人和，金兀朮以岳飛進兵不已，乃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圖我河北，必殺飛始可議和，檜亦知飛以恢復中原迎還二帝爲職志，飛不死，和議終無成望，己且必及禍，遂力謀殺之，嗾其黨羅汝楫石俟萬何鑄等交章劾之，免職奉朝請，繼復密誘飛部曲有能訐告飛事者，與重賞，卒無一人應，最後乃謀令飛部屬自相攻殺，因此株連飛父子，飛部將有王俊者，多奸計，號鷓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譖意，俊許諾，時張俊在鎮江，檜乃自爲狀付之，妄言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乃令張俊執張憲械京，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檜矯詔召飛父子，大理寺對質，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其子雲俱就獄，檜命何鑄周三長翰之語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何周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開



實俱無驗，韓世忠心不平，詣僧詰問究竟，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事雖不明，然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至歲暮而獄仍不決，一日檜在東窗，獨自沈吟，其妻長舌夫人王氏問知爲處置飛獄事，當卽向檜道，捉虎易，放虎難，這事何用遲疑不決，檜因王氏言，乃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野史記檜病重時，夢妻披髮吐舌兩鬼卒曳入室向檜道，東窗事發矣，檜驚醒遂號叫而死）子雲亦死，飛死時在大理寺獄內風波亭；（上圖卽岳飛風波亭歸天情形）籍飛家資，徙之嶺南，及孝宗時，詔復飛職，追封鄂王，號忠烈，謚武穆，子五人，雲隨飛死，其少子霖後帥廣州，道出章貢，父老率子弟來迎，垂淚曰，不圖今日復見公子，至今河南湯陰岳家，卽其嫡系，頗爲人所推重。

勾踐兵敗爲俘虜

復祖仇 吳子興師

求生存 越王屈膝

春秋時，有越國者，係夏少康之子无餘後裔，其地處揚州之域，據浙河之濱，與吳國鄰界毗連，彼此互相攻伐，當越王允常死時，國新遭大喪，吳子闔廬認爲有機可乘，興兵攻越，允常子勾踐自將拒戰，兩軍在檣李地方正式接觸，當交仗之際，勾踐使罪囚排列三行，個個以刃自加於項，陸續自殺於陣前，吳兵相視駭怪，莫知其意，勾踐趁此時揮兵齊進，四面掩殺，吳兵大潰，越大夫嬖姑浮在亂軍中看見闔廬飛馬逃走，急在後追擊，用戈刺去，傷闔廬足之小指，痛甚死於去檣李七里地，曰墜，太子波早死，其子夫差立，（太子波娶齊女爲妻，女年少不知夫婦之樂，心切思齊，日夜哭泣，因此成病，闔廬爲起北門名曰望齊門，命女往遊其上，女登城遠望，只見雲天一色，烟樹蒼茫，益切悲思，病日加，重及死時，告太子波道，如死者有知，必葬我茂山巔，可望見齊國魂魄，藉以少慰，闔廬憐之下，葬茂山巔未幾，太子波亦因悼妻病亡，乃立其子不少差爲嗣，因虛伐越，越死夫差遂卽位，以祖父被越人擊傷身死，打算報仇，因係新喪，又以連年用兵，犧牲



次

，民困未甦，焉能與越人抗衡，只好蓄精養銳，忍耐待時，乃派一人植立中庭，凡遇自己出入時，疾呼其名。大鑿問道，夫差汝忘越王殺祖父之仇否？此時夫差趕緊正身斂容，垂泣答道，唯唯不敢忘，每天日夜毫不間斷，足見處心積慮，深沈堅決，亦極有作為之軍略家也，後三年，夫差以時機已至，遂自將全國人馬伐越，師出有名，兵以氣勝大敗越兵於夫椒，越王勾踐兵五千，走保會稽城，吳兵四面圍攻，形勢急迫，勾踐知大事已去，使大夫文種因吳太宰嚭乞和，願率夫人及大臣爲吳王僕婢，以存宗祀，卑詞厚禮，再四哀懇，夫差憐而許之，伍子胥道，吳越世仇，今既得勝，萬無存理，存則必生後悔，夫差不聽子胥言，竟許越和，即令文種歸告越王，即日同夫人大臣隨吳兵回吳，國事任擇一人主持，文種返，据實報告，勾踐以行期匆促，兼以俘虜之身，仰人鼻息，不敢稍涉遲回，乃以國事屬之文種，而自身與其夫人，及范蠡入臣於吳，從此以居高臨下之越王，度其嘗苦悽慘之光陰矣！

勾踐忍辱圖恢復

含辛茹苦棲身馬廐三年

夫奴妻婢未忘會稽一日

越王勾踐率其夫人及范蠡隨同吳王赴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上，臨水祖餞，列軍隊於固陵（范蠡練兵處水經註浙江經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故名固陵）行酒三巡，王仰天太息，舉盃垂涕，默不一語，衆皆相對淒然，情形極慘，勾踐仰天長嘆一聲，語范蠡道人情莫不畏死，我對於生死關頭，看得異常平淡，說罷，遂與諸臣作別，登船運去，終不返顧，夫人此時據船痴望，見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悠然自得，因一面哭，一面歌，音調悽惻，哀感動人（歌詞從略），勾踐見夫人悲歌，心中內痛，勉強作笑容，對夫人道，卿無愛我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自稱東海賤臣勾踐，蒙大王赦罪加恩，使執箕帚，得保生命，不勝仰感俯愧。伍子胥勸夫差殺之，以報先王之仇，太宰嚭道，子胥祇明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王勿爲所惑，夫差道，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勾踐不殺，特畏皇天見責，因命左右把勾踐及其夫人並范蠡一同帶出，立時將其拘禁石室中命勾踐每日打掃廐中馬糞，其夫人與



范蠡充作苦工，勾踐斃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闕之襦，夫斫刈除糞，妻給水灑掃，范蠡往來奔走，雖大寒大暑，勞苦憔悴，處之泰然無怨言，亦無怒容，一日，吳王命人暗中刺探勾踐夫婦君臣舉動，至則勾踐正執竹帚掃除糞土，其夫人剝芻秣，預備飼馬食料，范蠡方在預備水料以飲馬，忙於工作，咸皆欣欣然若忘其苦者（見圖），刺探人歸報，吳王不勝驚異，又一日吳王登台飲宴，遙望馬廐之中，見勾踐與其夫人並坐於馬糞之傍，范蠡侍立於側，夫婦之儀具，君臣之道備，難處顛沛流離之時，而舉動間仍恪守禮法，吳王愈嘆異之，當勾踐之屈辱馬廐三年之久，豈真以此為安樂窩哉，不過暫時忍耐含羞，服從吳王命令，以期敵人不我疑，希望有一日釋放回國，再報敗兵之恥，所以在夜間，於萬籟寂靜之時，即便長嘯，嘯畢，繼之以泣，心中固未嘗一刻忘會稽也。吳王以為勾踐樂於居吳，有德吳之心，故不知愁不知怨，安心過其牛馬生涯，蓋不知勾踐之苦心焦慮，僅從表面觀察也。

勾踐立志雪前恥

放虎歸山夫差鑄大錯

臥薪嘗膽越王矢堅心

當吳王望見勾踐在馬廐中景况時，願謂太宰嚭，彼越王夫婦君臣，在窮厄之地，猶不失禮，寡人傷之，時勾踐已早納賄太宰嚭，太宰嚭對，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何之士，吳王曰爲子救之，乃放越王回國，祖道於蛇門之外，吳王曰，寡人赦君返國，必念終始，勾踐稽首曰，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返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遂別吳王，與夫人登車，范蠡執御，遂去吳，至江濱，勾踐仰天歎曰，嗟呼，誰念復生渡此津也，及前進，去國門不遠，望見山河重秀，天地再清，復對夫人言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重還鄉國，言竟，泣下如雨，夫人亦悲，及抵都門，萬姓騰歡，羣臣畢賀，文種乃復歸以越王，勾踐既親政，痛念吳仇，苦身勞心，夜以繼日，目倦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嘗抱冰，夏還握火，積薪寢室，而臥其上，懸胆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夫人紡紗織布，晝夜操作，勞苦過貧家，婦發憤圖強，以身作則，蓋欲激勵國人，使全國上下皆存仇吳之心，則會稽敗兵之恥，馬廐三年之恥，



七

可以一舉洗滌，時吳王夫差聞勾踐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台，未嘗一登，乃賜書加封，將東至勾甫，西至携李，南至姑未，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舉以與越，然勾踐復仇之心，不因此滅，又欲堅吳王信已不背吳之心，特使大夫種備葛布十，萬甘密九裘文箭九枚，狐皮五雙，晉竹十艘，赴吳復禮，吳王大悅道，此足見勾踐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明效，又念勾踐如此忠誠，吾雖加封，未盡其禮，乃又增加封地，並賜羽毛之飾，機杖諸侯之服，越人舉國歡舞，采葛之婦女，傷越王用心之苦，相率作苦之詩，更番唱和，其詩道，葛不連蔓蔡台台，（音貽）我君心苦命使之，管胆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我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悅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珍奇，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浙江本明耻尚義之區，非藏垢納汗之地，觀於當年全越婦女，尚且具如此愛國熱心，勞瘁不怨，可見十年訓育，十年蕃殖兩層乃是勾踐復仇雪恥之絕大秘訣也。

勾踐滅吳銷積恨

陰謀毒算文種九術真出奇

賸水殘山吳王一死難塞責

考吳越春秋載，勾踐由吳回國後，使范蠡築城立郭，分設里閭，蠡乃仰察天文，取象紫宮，築一小城，於外郭缺西北，藉示服事吳國之意，城既成，怪山飛來，相傳此山在琅玕東海中，一夕由半空而至，故名怪山，又名飛來，至於苦身勞心，前文已經敘過，惟勾踐在漫漫長夜，萬籟無聲之時，必吞聲潛泣，泣畢便嘯，時或喃喃自語，會稽二字，往復不去口，一日，問大夫種以報仇雪耻之策，種言有九術，王請其詳，種因叙其次序（一）尊天敬神以齊民，（二）輕財貨以喜其君臣，（三）利所欲以疲其民，（四）遺美色以惑其心，（五）遺巧工良材以耗其財，（六）遺之佞臣以亂其謀，（七）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備利器以防其疑我，（九）繕甲兵以伺其自敝，勾踐稱善，乃遂條實行，如此行之二十年，一面生聚，一面教訓，越國果然民氣激昂，兵強國富，乃悉國中士卒伐吳，入命夫人，自今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中辱者責在汝，境外辱者責在我，吾別汝於是，勾踐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乃反



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三月不掃，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國人悲哀作離別相去之歌曰：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獠，行行努力兮，於乎於乎！觀者莫不悽愴，軍士無一人不安心樂死，及抵吳，三戰直抵其都，圍攻一年，吳師屢敗，遂迫吳王夫差於姑胥之山，請和不納，使人語吳王，吾置君而東，給夫婦三百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吳之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自刎，越王燹吳，置酒文台，羣臣爲樂，乃命樂師作伐吳之曲，大夫種進祝酒，祝詞一：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一升，萬福無所極，祝詞二：吾王賢仁，抱道懷德，滅仇破吳，不忘返幽，賞無所吝，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佑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時勾踐不語亦不笑，范蠡已知其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返國未久，范蠡辭職去，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自號鴟夷子，人不知其所往。

祖逖聞雞聲起舞

祖士雅雄心切救國

劉越石努力濟先鞭

晉，祖逖字士雅，幽州人，年十四五時潛不知書，後因感懷世變，思欲集思廣益，鑲鍊才識，努力救國工作，乃博覽古籍，參證近聞，任俠仗義，談及時艱，輒怒髮衝冠，識者矚目爲救時奇才，非偶促轅下駒可比，於是士雅始稍稍露頭角矣。時有劉越石者，亦當日知名士，與士雅俱爲司州主簿，彼時晉室大亂，五胡割據，到處干戈，人民流離，天災連年，盜賊蜂起，無一片乾淨土，士雅處在亂離之時，雖作此無關緊要小官，職微任輕，但決不抱定天塌衆人當的宗旨，而悠悠歲月，當他與劉越石同事之時，彼此性情契合，交稱莫逆，故嘗同居一室，抵足一榻，睡至中夜，聞遠處鷄鳴，越石時正鼾睡，士雅驚醒，以足蹴之，越石從夢中被驚，擁被起坐，忙問其故，士雅曰君試聽之，此嗚喔報曉之聲，乃是警惕吾人之當頭棒，處茲亂世，國將不國，忍心向睡鄉中埋沒此身，豈大丈夫所爲，乃騰身下地，拔關而出，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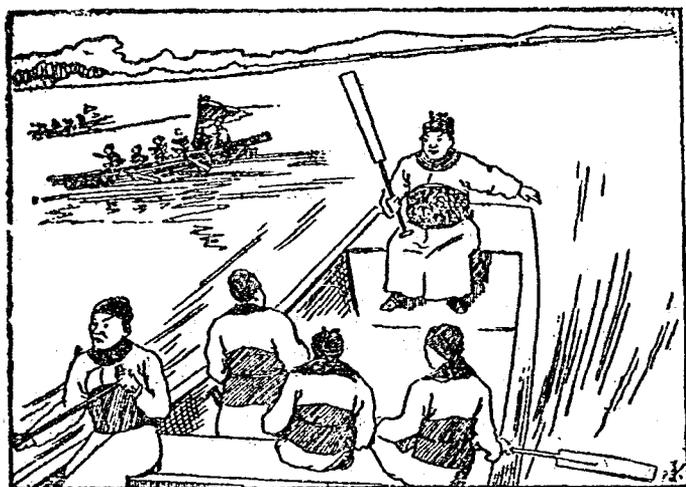
院中佇立久之，昂首望天，則見半規殘月，斜掛雲端，北斗懸空，光輝天表，四顧蕭然，露華密衣，頓覺精神奮發，（見圖）因念人生一世，草長一秋，萬物以見用於人爲榮，人爲萬物之靈，安可不思建功立業，作出一番撐天柱地之大作爲，爲國家安內攘外，使社會少此人不得，方不負此一生，我今雖困頓下僚，然處此戎馬蒼黃期間，此滿腹經綸，如能稍養待時；亦不至無養雖脫穎之一日，看今宵月色霜華，無限淒涼，令人想起畫去病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的一句話來，不免舞劍一回，解除睡魔，藉消胸中悲憤，於是獨自一人在院中月光之下，來來往往，閃展騰挪，舞了半夜的劍，及舞罷返寢，則鷄聲已三唱，而越石尙安然高枕，未聞臥榻一步，即石常對人言，時恐頑生先吾着鞭，亦可見爭強鬥勝之心。

祖逖渡中流擊楫

天涯地角望帝泣青衣

鼓浪乘風壯志誓白水

當時晉朝京城在河南洛陽，地勢是四戰之地，况晉朝當懷愍二帝時，紀綱墜地，胡氛肆佈，將驕兵惰，民窮財匱，國事已到不可收拾地步，那時自號爲漢室之外甥南匈奴，雄踞北邊，控制諸部，冒劉姓，至左賢王劉豹時，日益強盛，豹死，其子淵繼立，有文武才，自稱漢王，定國號爲漢，未久，又稱帝，既而淵死，其子聰立，使劉噓呼延晏等將兵攻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遂入洛陽，執懷帝，送平陽（時漢都平陽）封平阿公，嗣因於正月朔，漢主聰宴會，使懷帝着青衣行酒，在坐者皆悲憤號哭，遂均遇害，當凶聞傳播時，秦玉業時在長安，乃發喪卽位，是爲愍帝，斯時內無強兵，外環胡虜，瑛牙王睿時在江東，民康物阜，固熙熙然昇平景象，以能傾身接人，故一時名流多往從之，祖士雅傷中原鼎沸，痛國恥難雪，孤憤填胸，獨力不濟，乃渡江往謁睿任爲軍諮祭酒，使居京口，士雅此時，心固未一日一刻忘中原也，故一到京口，卽糾合驍健猛勇之士收作爪牙，以備衝鋒陷陣之用，既而見胡勢日強，警報迭來，而睿



終無出兵北上之意，乃進京面見，因乘間言，晉室亂事起點，不由中央政治不良，由於骨肉爭權，故胡人得趁此機會，割據中土，此恥不滌，祇圖目前苟安，雖江東恐亦難保，如能此時命將出兵，使如逃者統之，北進恢復中原，不難刻日奏功，容見士雅詞鋒咄咄，乃委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軍械，並令沿途再行招募，士雅遂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抵中流時，慷慨對部下擊楫宣誓曰，祖逖如不能肅清中原，宣揚國威，而復來渡此江者，有如白水，當宣誓詞時，一種激昂悲壯之氣，現於面部，聞者莫不奮發，（見圖）乃進屯淮陰，起冶鑄軍仗，復募兵得二千餘人，前進至譙城，宣揚威惠，招其渠帥歸降，遂拔譙城，石勒遣其弟石虎將兵來爭，士雅激厲部下，乘銳接戰，虎兵不復能禦，兵士損傷殆盡，此爲士雅立功之第一聲。

張良圯上遇黃石

博浪一錐祖龍破胆

橋頭三約卯金肇基

有國土，有人民的人，只要一立定志向，抱定堅忍心做去，百不失一，會見成功的。但是，那布衣之士，全然沒有憑依，他也有時，做到澈底的工夫，產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還在我人口吻中不住的贊嘆着，也許是我們弱國人民的一個前聲，像那漢朝的張良，他當秦政把他的祖國韓國吞了，他雖是年幼，很感着四代祖宗做韓國的宰相，恩蔭不小，他不能爲韓國收復失地，他憤極了，他把他的家私，統統散了，他亡命到東海，見倉海君，不知道倉海君，教他些什麼，他組織俠義之徒，欲一甘心秦政，秦政窮奢極欲，欲封泰山，以表其功德，但是他也知作事不對，防人民暗算，製造如他所坐的車子甚多，環朔迷離，行於路上，張良知道了，約聚力士埋伏於博浪沙中，當秦政過時，力士以鐵錐擊之，不幸中其副車，秦政雖未命中，而秦政之魂魄，幾於喪失，出令大索，並無踪跡可尋，連力士都不知去向，這樣看來，張良還智極了。有一天，他在一個獨木橋上行走，見一老人，坐於橋上，看見張良來了，故意把脚上之履



落在橋下，回頭望濟張良說，小孩子，爲我取履。他發了怒，以爲這素不謀面的老人，竟以奴僕待我，無禮之極，握着手頭，欲毆之，已而憐其老，轉意，下橋爲老人取履（見圖）那老人更奇怪的說，小孩子，幫我穿履，良思業已取履，何妨納履，遂跪而爲老人納履，老人說，小孩子，很可教訓，明天，天亮時，等我於此橋下，良曰，敬諾。次日，天明，良很忠實的，跑到橋上，那老人已先到了，罵良道，與人約期，何以後來，去罷，明日早來。良次日早去，老人又先在，說道，爲什麼又後來，去罷，明日早來。張良越覺得奇怪，輾轉不寐，雞鳴而起，往橋上，老人未到，須臾，老人來，喜歡說道，當如是矣，授書一卷，囑良誦習，可以爲帝者的先生，後來遇着劉邦，卒能成就漢代四百年的昇平。

周處痛心改前非

暮鼓晨鐘 生公說法

遷善歸正 野馬收羶

却說周處那時看見地方上的人們，怕自己如同「耗子怕貓」一般，他並不覺着奇怪，反越發的耀武揚威起來，有一天他閑暇無事，散步郊野，正在遊山玩景，隨意消遣的時候，忽見前面有一位蒼髯皓髮精神矍鑠的老翁，在那裏倚樹傍石而坐，看那神情，彷彿是行路勞乏，暫時歇息的樣子，當下周處即便隨步走到老翁面前，他也不問訊，也不客氣，便上下打量這老翁一眼，揚聲問道，這位老頭兒，我要問你一句話你須從實對我說（見圖）我們陽羨地方按說今年年頭很好，一無天災，二無兵劫，大家過太平日子，應該喜喜歡歡才是正理，爲什麼據我眼裏看來，大家總是愁眉苦臉，遮遮掩掩，好像大禍臨頭的一般，這個道理，我真不明白，你老諍解釋一下子吧，適老翁聽了周處一番問話，又見他那一種桀驁不馴的樣子，當時先就仰天長嘆了數聲，然後言道，要說我們陽羨地方，本年年歲固然比往年都好，無天災，無兵劫，太平日子，按說總能過了，但是所以不能過的原故，都只爲本地方有三害，害的一方人民叫苦



彈天，無計可施，所以人人日夜憂心，你想，愁上加愁，怕上加怕，那裏還能够喜喜歡歡，同沒事的人一樣呢？一面說着，一面仍是唉聲嘆氣不止，周處聽了，莫名其妙，便忙問道，你老適才所說本地方有三害，害的地方人民不得安生，但不知道這三害是什麼？老翁不假思索的便直截回答道，你要問那三害，一個是南山的猛虎，鋸牙鋼爪，吞食人畜，一個是長橋下的巨蛟，興波掀浪爲害地方，那一個害，就是那周勛的兒子周處，在地方上橫行霸道，恃強欺人，這是本地方的三害，你說這三害，究竟何人能除呢，老翁說罷，欠身拄杖而起，蹣跚徐步顛踉路一逕走下去了，周處聽了那老翁最後的一番話，居然當面罵起自己來，那時無名孽火，騰騰炎上，按捺不住，即欲武力解決，轉念一想，我虎處不料被地方人仇視如此，總怨自己不好，一時醒悟，慚愧非常，便立誓從此決定改過自新，恢復人格和名譽了。

周處南山刺猛虎

入虎穴 赤心除害

探虬嶺 白刃生風

周處既立意改過遷善，一洗他從前的惡劣名聲，那麼就先要作出兩件公益的事出來，好叫大眾憑信他，便想到本地方人民，受那猛虎的害，忍氣吞聲，毫無辦法，大丈夫要作天下第一等人，就要作天下第一等事，這第一等沒有比除害最要緊的，我今既見棄於本土，他們都把我同害人的孽畜去比，可見恨我的心，已達到極點，我要是不改變宗旨，取法乎上，恐將來同大虫一樣沒有好結果的，我今先要把這盤踞南山的猛虎除掉，稍盡我保護地方天職，就算問心無愧，當下盤算了一夜工夫，次日黎明，周處起身，手執朴刀，腰掛弓箭，獨自一人直向南山而去。這南山本是陽羨有名的一座山，層巒疊翠，樹木森橫，一般牧童樵夫，時常三五成羣，叱牛腰斧，去向山中各人幹各人的工作，所以那個時候，南山一路，真個是四通八達，熙來攘往的一個好所在，不料自從忽然由別處跑來一隻白額猛虎，十分雄壯，兇猛非常，在山上割據起來，不時還要傷人，因而這個名山，一變而為畏途，前次牧童樵夫，全都別覓新工作處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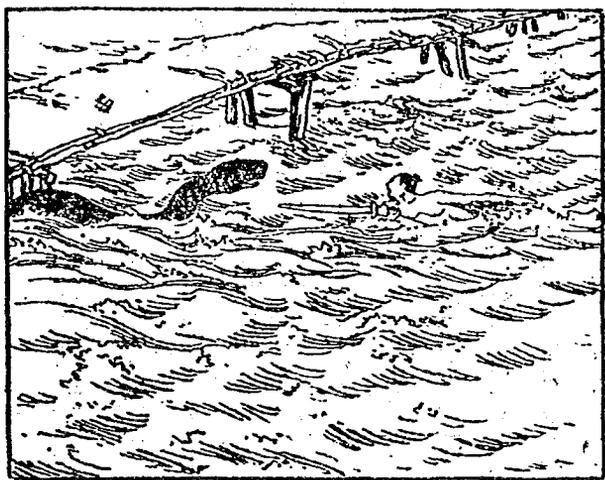
有一人再來南山，往往外人經過此地，偶然閑話起來，大家沒一個不「談虎色變」的，你說這隻猛虎够多們怕人呢，周處到了南山，尋覓虎穴不得，正搜索間，忽聽一聲猛吼，山鳴谷應，樹葉簌簌紛落，騰地從亂石荒草中，跳出一隻白額猛虎來，處方注視，取弓箭在手欲射，那虎見前邊有人，乃將前爪一剪，後爪一掀，平地和身一捲，直撲周處，處見虎撲來，不慌不忙手執朴刀（見圖）視猴專注虎的頂部，說時遲，虎的前爪正待搭周處頭部，那時快，周處突起一刀，正刺中虎的喉管，那虎不會大掀大剪，被處刺中要害倒地而死，不上一天工夫，那人人害怕，人人沒辦法的白額猛虎，就被周處活活的給殺掉了。處既殺猛虎，為陽羨地方除了一害，便要進行除那第二害的巨蛟，可是虎雖然猛，究在平地，不比蛟在水中，最難措手，我們且看周處應付第二害究用何種方法。

周處水底鬪巨蛟

奔濤駭浪殺氣震龍宮

順風揚波神威斷蛟首

却說陽羨長橋，是個交通最要緊的所在，這橋上臨清流，橫貫南北，好像一條長虹，平鋪水面，一般走東往西的人們，須得由這橋上經過，才能够達到登岸目的，不料有一日有許多人打橋上行走的當兒，忽然水中發出牛吼聲音，大家正在駭異，駐步細聽，那波平如鏡的水面，突的往上直射，水花四濺，中流像有一物，天矯如龍，昂首出水面，水頭隨之而起，那河水登時就波濤洶湧，泛濫澎湃，大有一萬千里之勢，大家這個時候，才知道橋下有了蛟的窟穴，但是蛟這種東西，他是龍王的反叛，當他出世時，就能平地起洪水，小水立成大河，因為水頭隨他而走，他的舉動，便是水頭的標準，所以無論何處發生水災，雖不能說全部份是由蛟起的，但是十之六七，是可斷言的，這長橋下既有巨蛟作怪，一般人們，誰也不敢由橋上走，交通因而停頓，交通既然發生變化，市面當然免不了就要蕭條，你想想人心如何能不恐慌呢？周處自從殺了猛虎，即要進而作殺蛟的運動，除長橋下的大害，當下他便脫的赤條條的，拿上一把扑



刀，抖擻精神，飛也似的趕到河邊，縱身跳到水中，直撲那蚊的巢穴，（見圖）原來周處幼時曾受異人傳授他游泳術，能在水中數日夜不飲不食，所以這次他殺虎之後，便毅然繼續殺蚊工作，也因他有入水的本領，才能實現他的志願，要是換個人誰有這樣大膽，只看他在水浪的中間，游行自如，出沒無定，忽東忽西，忽起忽伏，那蚊見有人下來，也便興風鼓浪，作鉅烈的抗爭。當下一泓洋洋清流，變成了人與蚊的戰鬥場，忽而水頭矗立如山，忽而急湍橫流，這個時候，要是沒有真工夫的人，准保得葬身魚鱉之腹，焉能殺蚊呢，當官說的好：「會家不難」那周處不慌不忙，在水中跟踪追擊，一連三日三夜，那蚊不是周處敵手，追的他無處逃竄，就被周處一刀砍去，把蚊頭截下，躍出水面，那時已驚動了本地方的人，大家全在河岸觀察，只見周處左手提蚊頭，右手挾利刃，威風凜凜，殺氣騰騰，齊喝了一聲暴雷也似的彩，表示熱烈歡迎的意思。

周處報國名千古

背井離鄉遊學求深造

仗節死義捐軀酬主知

那周處自除了害人的虎與蛟之後，他就辭別本鄉的父老兄弟，（見圖）到遠處訪求名師，發奮力學，期年之間，遠近聞名，州府交聘，當他作廣漢太守時，有一訟案，已經三十年，不能判決，處發奸摘隱，兩造方面，皆心服無言，多年積案，一朝決遣，人頌神明，遷御史中丞，剛直敢言彈劾不避權貴，梁王彤管違法處抗章糾參王心恨之，思乘機報復，適值不久秦雍氏羌反叛，其酋帥齊萬年僭稱皇帝，引兵圍涇陽（今陝西涇陽縣）晉武帝以處為建威將軍，令他歸安西將軍夏侯駿梁王彤節制，中書令陳準對帝說，梁王夏侯駿是貴族子弟，非將帥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勇明練，有仇無援，可使孟觀領精兵萬人，作處先鋒，必能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要是令處歸梁王指揮，王必要報復前恨，豈能令周處立功，處死不足惜，敗兵辱國關係不小，武帝不聽陳準的話，周處奉到這道詔令，已知此去有死無生，但是他忠心耿耿，血性過人，祇知犧牲已身，保國衛民，這死字原不放在他心上。齊萬年聽見朝廷命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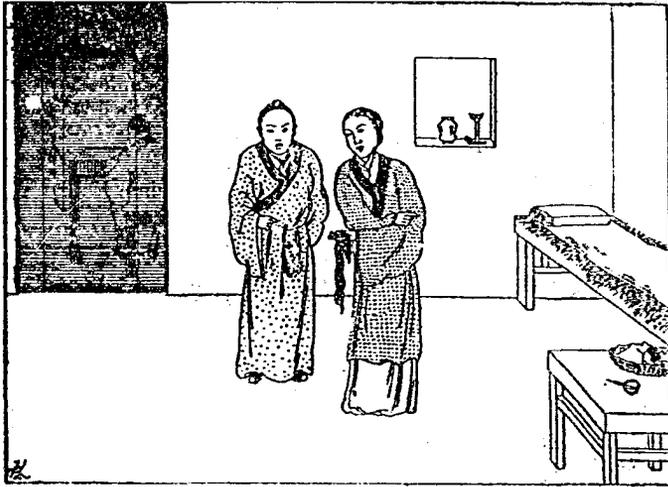
將兵來討自己的消息，對他部下言道，周府君有文武才，如果他領兵到來，我們是殺他不過，要是他受人節制，不能專斷，我們就不怕他了，這時齊萬年屯兵梁山，（在陝西乾州西北）衆計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將兵五千去攻，處當時聲明，兵無後繼，必然要敗，處一身死不足惜，爲國取恥，須要顧及的梁王彤夏侯駿一口同聲，說他貪生怕死，當時頗有軍法從事的意思，處不得已，乃將五千衆攻齊萬年於六陌，（在乾州東今稱六陌鎮）時軍士尙未用飯，梁王彤嚴令速進，自晨戰至日暮，斬獲甚多，齊萬年見周處十分了得，傳令四面包圍，處躍馬冲突，血滿戰袍，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瞋目大叱道，有進死，無退生，說罷，往來跳盪劍光揮霍，又格殺百數十人，力竭自歿，後來朝廷又命孟觀討齊萬年，擒獲正法，對於梁王彤害周處的罪也不深究，時人莫不痛憤。

陶侃賴賢母成名

賁賢郎嚴詞封魚鮓

勸王貢提醒白頭賊

陶侃東晉時人，表字士行，其先本鄴陽人，後徙潯陽，幼年喪父，家計甚窘，母湛氏以紡織所入，維持生活，並親教兒讀，每夜讀書聲與紡車聲相唱和，侃年稍長，又教令出外交友，並資給交際費，不少吝惜，侃由是得稍知名，後以友人介紹，爲潯陽縣署小吏，嘗盜魚胙奉母，母封胙復信切責，侃大悔恨，捧書痛哭，立誓自後永不再貪不義之物，一日，有同事友人騎馬過訪，適值大雨，侃因家中無飼馬芻秣，策之一文不名，頗爲躊躇，母曰，我牀上所舖草薦，正可作飼馬食料，况當大雨，客來我家，不容冒雨而去，今家中既無餘錢，截我頭上髮售之，即可備一飯之需，乃將榻上草薦撤下，剉以飼馬並剪頭上髮，命侃持往市上出售（見圖）購備酒肉米菜多種而歸，友人見侃母子二人忙於工作，不解其故，及飯時探詢，侃以實告，友大嘆服，自後乃到處宣傳，無人不知陶母賢，後以友人薦，任縱陽令，頗著政聲，及陳敏據歷陽獨立，荊州都督劉弘以侃有幹才，委爲江夏太守，將兵剿辦，連戰皆捷，時杜駿據湘州，



倪移兵往剿，大小數十戰，殺兵死傷甚衆，乃請降，琅玕王睿時方由左丞相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以駿爲巴東監軍，限令即日退出湘州，赴巴東就職，駿忽變計，是時倪已以戰功進荊州刺史，以駿不奉政府命令，復督兵進攻，駿使部將王貢迎戰，貢精悍驍猛，號萬人敵，又足智多謀，算無遺策，駿倚如左右手，倪見貢立馬陣前，威風凜凜，暗想，若欲制杜駿死命，須先收服此人方能操萬全勝算，乃亦挺身出陣，遙語貢曰，杜駿本益州小吏，以盜用庫錢，身受宮刑，父死又不奔喪，是乃無恥無義之小人，今又不受招撫死亡無日，將軍如此英雄，奈何隨彼作賊，常言良禽擇木，良才擇主，若能去暗投明，何患不能建功立名，試想自古至今，有幾個白頭賊，貢見倪言詞慷慨，大爲感動，乃驛馬直前，大呼請降，殺兵大亂，倪揮兵四面兜擊，大破之，驅屍蔽野，殺見王貢已降，衆心已動，孤城難守，乃連夜棄湘州，領心腹數人，化裝逃走，半途爲其下所殺，倪遂進軍長沙，湘州悉平。

陶侃藉運甓習勞

整躬率下，博具投江中。

木屑竹頭廢物堪利用。

陶侃平定湘亂，威名大震，是時王敦方謀割據荆湘，希圖內亂，恐侃不利於己，乃奏請移侃廣州刺史，自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兼領江州刺史，侃既至廣州，用法嚴峻，對僚屬有嗜好賭博弛廢公務者，輒取其博具投入江中曰，諸君奈何不知自愛，學此牧豬奴惡習，又爲練習勞動起見，每日早起，運百甓於齋外，至日暮時，又運於齋內，往返勞役，不以爲苦（見圖），幕友怪而問之，則謂，值此國難期間，吾方努力救國工作，豈可祇圖安逸，不知振作，吾今早晚運甓，特爲習勞計，不知其苦，况大禹聖人，尚且愛惜寸陰，我輩雖不及聖人，亦當愛惜分陰，若日在醉生夢死中過生活，豈不可恥，聞者服其遠識，及明帝太寧二年，王敦反對政府，宣布獨立，四方震動，人心驚惶，當道以大局危急，爲保全根本計畫，特任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以固上游，命下之日，荊州士民，歡聲雷動，旣抵



荆州，父老頂香，兒童竹馬，爭赴郊外歡迎，侃以時方多難，軍事紛張，不容一時一刻玩忽，致誤國事，乃終日斂膝危坐，對於軍府中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又以當時風俗浮華，不顧廉恥，言談舉動間，往往超出範圍以外，乃下明令禁止，地方風氣稍見肅清，賦性縝密，嘗造官船，其木屑竹頭，胥令登簿封存，人多不解其有何用處，後值宴會時積雪初晴，廳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其竹頭一項，桓溫征四川時，又以所存竹頭裝船，人始服其用意深遠。蘇峻亂起，溫檄函請侃會兵同救國難，立即戎服登舟，兼程前進，及峻伏誅後，以功爲太尉，封長沙郡公，都督八州軍事，梅陶稱陶公機神明鑒似曹操，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路人萬不能比。

蘇武牧羊北海邊

吞氈嚙雪丹心炳日星

地老天荒皓首歸鄉里

西漢武帝時，天漢元年，因伐大宛得勝，欲藉餘威困匈奴，雪漢高平城積恥，時匈奴有新喪，且鞮侯單子初立，以人心未固，深恐漢兵乘機來襲，無力抵抗，乃爲好語表示恭順，並遣使者送漢使路充國等同漢，（諸人皆前奉使匈奴以不降被拘留）漢嘉軍于知義，乃派中郎將蘇武（字子卿杜陵人）送匈奴使前留漢者，並有贈品，答其誠意，及至匈奴，面見單于，呈遞國書，並贈品，兼致漢政府謝意，不料且鞮侯單于忽變恭順態度，對於漢使，言語舉動間，發出一種傲慢神色，彼殆以爲漢畏匈奴，故對蘇武禮節極簡，時與武同派赴匈奴者，尙有副中郎將張勝常惠等十二人，國書已遞，單于乃安置漢使者於館驛，並派館伴招待，實係監視性質，未幾；有前隨軍沒入匈奴之緄王，與長水校尉虞常，謀殺漢降人衛律，劫單于母嬪氏歸漢，被偵者告發，單于使律審問，詞連武副張勝，律謂武亦同謀，與張勝一同擗斬，時



張勝卑詞乞降，武獨怒罵曰，本無謀又非親，何得妄坐，汝不願思義叛主背親，投降胡虜，今又欲挑撥兩國，坐視禍亂，真狗彘不如，律慚忿交加，白單于，單于甚為敬重，命律勸武降北，誘說百端，終不屈，乃幽武大窖中，絕其飲食；值天降雪，武嚙雪與氈同咽，數日不死，單于復徙往北海邊無人處使牧羝，語以羝乳方得歸，常惠等則各置別處，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芟草實為食（見圖），即牧羊時，亦持漢節，雖坐臥不離手如此經過十九年，節旄盡落，及昭希嗣位，南北復和親，匈奴乃遣武歸漢，計武奉使時，正在強壯，及回國時，鬚髮盡白，母死妻嫁，家計蕭條，官屬隨還者僅餘九人，既抵京，昭帝命武奉太牢詣武帝園廟奉告，拜典屬國，（專掌蠻夷降附事）賜錢二百萬，良田二千頃，宅第一區，億，亦可慨矣！

荆軻燕市逢知遇

衛元君棄國作寓公

太子丹仇秦求俠士

荆軻，戰國時衛國人，其先本齊人。後徙於衛，衛人稱爲慶卿。據史載荆軻性喜讀書擊劍，任俠尚義，天性豪邁，平日與人縱談時事，痛快淋漓，毫無顧忌，當周赧王年間，嬴秦暴戾，六國危急，日務割地獻城，取媚虎狼，殊不知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止，荆軻憤憤時艱，每思得手剪薙，洩普天之公憤，嘗以劍術進謁衛元君，君不能用，未幾，秦採魏胡歌，遂至襄陽，衛之國那時在濮陽，元君見秦兵已逼，國小力微，焉敢高談抵抗，作無意識之犧牲，乃率領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元君係魏塔，其得嗣位，亦資魏力，故依魏自障，衛人深恨元君不能重用荆軻，俾得展其經濟，以致狼狽遷徙，自走絕地。史遷刺客列傳，於荆軻每多佔身分語，把荆軻寫來活騰騰的龍蟠虎踞，足見事固賴人傳，地亦須人重也。荆軻嘗遊榆次與俠客蓋聶論劍，主張不合，蓋聶怒之以目，荆軻趨出，旁人因勸不必爭意氣，宜召回荆軻，融洽意見，蓋聶道他合我談劍，有許多疏略地方，我見他是道中人，根



抵亦頗不劣，吾故止以目示意，此人當去不當留，衆不信，及往，則去已久。荆軻遊於邯鄲，博徒之虎而冠者魯勾踐，與博爭道，勾踐怒叱，荆軻不校，起身逕去，不復見。燕太子丹以質秦見辱日懷忿怒，自念燕國將寡兵單，力字是說不到，不如求一奇技異能之士，西入咸陽，刺殺秦王，爲天下除害，用力少而成功大，何必合他角門塗炭人民呢，因其意告太傅鞠武，且問方略，武道，秦大燕小，秦強燕弱，小抗大，弱鬪強，如以卵擊石，立見危敗，如太子欲復仇雪恥，僅一燕國力量無論如何，難以濟事，宜連結諸侯，煽動匈奴，徐謀抵制，方可以保萬全，至若激烈競爭，孤注一擲，這種行爲，無異亡國之催命符，萬不可出此，丹以其言迂闊不用，乃立招賢館，廣求四方奇才異能之士，傾身延接，時人謂有燕昭王遺風。

荆軻利用樊於期

飲燕市同心逢狗屠

說逃將借首入虎穴

當荆軻入燕時，與燕之屠狗輩交遊，其時燕人高漸離平日以擊筑著名，他合荆軻意氣尤為契合，故朝夕不斷往還，較比他人，其交情加倍密切，荆軻生性以酒為命，他自到了燕地，結識了屠狗朋友及高漸離後，每日便合這狗屠及高漸離，成了客不離貨，貨不離客的一般，他們三人一同在市肆聚飲，吃到半醺中間，興高彩烈，高漸離擊筑開場，荆軻引吭高歌，筑韻歌聲，音調鏗鏘，不同凡響，市人環觀如堵，荆軻與漸離見此情形，一個也不發筑了，一個也不唱了，你看我我看你，這麼對看着，來個相視而笑，笑畢，復相對垂泣，繼又相與痛哭，一時笑啼並作，悲喜交集，那份兒旁若無人的態度，彷彿如天女散花，純係出於官止神行，並無絲毫矯揉造作在內，市人看見荆軻這個放浪不羈的撒演，闕然自為瘋顛，都說這個人必係感受重大激刺，傷心已達極點，神經錯亂，失了知覺的能力，因而做出這般醜態，又有一部份人說，據我看這個人，傷心的事，當然是不能免的，然而錯非燒刀子入肚，也不至這麼活現眼



，哥兒們，酒能亂性，煞是可怕，不過照這樣繼續下去，地面上要是不加以取締，說不定就許鬧出麻煩來呢，七嘴八舌，不亞如百鳥嘲風，燕大俠田光深異之，知荆軻決不是酒狂，是個風塵劍客懷才不遇，乃介紹於太子丹，並請丹勿以常人待，丹見軻喜甚，禮遇倍極優渥，軻心甚感時秦已攻趙，勢將逼燕，丹日夕憂懼，苦不得解圍良策，一日，秦將樊於期因有特殊行動，事敗出奔，聞太子丹招賢禮士，特赴燕進謁，荆軻遇之，意有所觸，私語丹，如得樊將軍頭，及督亢地圖，（今河北省涿州東南有督亢坡跨連新城固安二境地極豐腴）獻秦方可取信秦王，好便伺隙行事，丹不忍殺樊於期，只允給督亢地圖，軻乃自往見於期，申明此意，於期慷慨言道，殺身成仁，英雄心願，果能滅。除暴，我樊於期何惜一頭顱，不作成功引線，說罷拔出腰間寶劍，立時自殺，軻見於期已死，當下也洒了幾點感傷之淚，既而一想，此去如成功，樊將軍死的也不算枉，當即把於期屍身暫且就地安放，趕忙馳報太子丹去了。

荆軻易水發悲歌

鸞舉鳳翔其人則激烈慷慨

龍吟虎嘯於歌見悲壯蒼涼

荆軻見樊於期自殺，急馳入王宮，據實報告太子丹，丹聞於期死，立時命駕前往於期寓所，免不得撫尸慟哭了一陣，後乃割下於期之首級，用木匣封裝，外附督亢地圖一幅，擇了一個黃道吉日，派荆軻爲獻地專使，啟程赴秦，在丹的用意以爲於期係秦之叛將，逃奔來燕，我今函首獻秦，秦王必憚恨爲喜，督亢久爲秦所垂涎，今我出於自動的貢獻，秦王必喜出望外，是獻於期之頭，可以見燕之恭順，獻督亢之地，可以表燕之誠款，彼既喜我信我，當然心中便不生疑，處這個機會中間，劫持之使悉反諸侯使地，學一個曹沫第二，再進一步說，既得近其身，刺殺亦非難事，荆軻智勇雙全，臨時自會隨機應變，看來秦政的生命，已在此一舉了，想至此處，由不得寬慰了好些，不過此事因關係重大異常，所有一切進行計畫，嚴守秘密，除太子丹與二三心腹以外，再無餘人知道，荆軻此次入秦，係挾有特別嚴重使命，荆軻既受太子丹委托之重，又抱國破家亡之憤，一面感恩知己，誓撼肝膽以報，一面憤懷祖國，沒齒仇恨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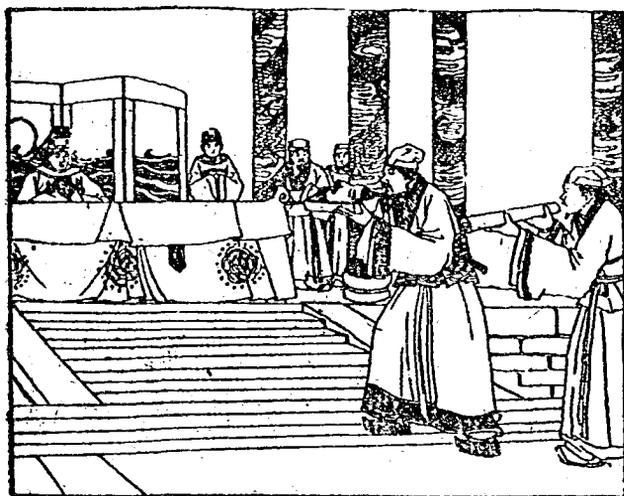
，在起程時，太子丹親率賓客多人，身穿白衣，頭頂白簪，前赴易水送別，長亭燕饌，舉杯預祝捷音，陽關驪歌，征鞭待拂殘照，飲至半酣，荆軻好友高漸離匆匆趕至，當席擊筑藉示送別，時荆軻已有八分酒意，滿腔悲憤，湧上來了，乃倚聲高歎，詞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聲振林木，響遏行雲，真足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那時聽了荆軻的歌詞，人人心中都好像有天大海深的怒恨，全概不由己的髮豎衝冠，氣沖霄漢，即太子丹此時，也不禁黯然銷魂，愴然欲涕，但念今日送別，是希望前途能得勝利，爲天下除大害，這本是應當祝賀的一件事，豈宜如俗語所云：『黃鶴焚琴，大殺風景』呢，說不得只好勉力抑止，強作歡笑，而那時的荆軻，則於歌聲悠揚，筑韻宕漾的當兒，拂了樊於期的首級木匣，並督亢地圖，昂首飛步上車，不復返顧，只見鞭稍一舉，登時便車馳馬驟揚長而去。此圖昂首登車者荆軻，立車旁拱揖者，係與荆軻同奉使命之副手秦舞陽，燕太子丹諸人皆躬揖相送，執禮甚恭。

荆軻仗義探龍宮

接燕使大開明堂

觀地圖發現暗器

那時與荆軻同行者，尚有副手秦舞陽，秦舞陽本燕國出名的一位大力士，他的武術工夫，也是門路精通，在燕國總算個出類拔萃的人才，太子丹久聞舞陽勇名，遂以禮招致門下，叫他作荆軻幫手，免得到那緊急關頭，荆軻一人力單勢孤，兩拳不敵四手，瞻前不能顧後，反致誤了大事，況這次入秦，名爲獻地，實則係一種假面具，所謂引魚上鉤，誘虎投坑，如果到那千鈞一髮的時候，荆軻一個人要用全力對付秦王，斷沒有分身餘暇，要沒有個好副手。也是不行。有個好副手荆軻便好聚精會神磨住秦王。不愁不能得手。可見太子丹謀刺秦王，其處心積慮，不能說不周密。閑言撇開，且說荆軻同秦舞陽由燕起程，在路曉行夜宿，披星戴月，也經過了些日子，方纔達到目的地點，及至到了咸陽以後，少不得先赴秦國政府外交機關處呈遞國書，說明來意，請其據情轉達，當下暫在館驛安身，聽候宣傳召見，經該管機關將燕國公文呈上秦王，並代陳專使西來之意，秦王見燕派使臣納貢，乃集羣臣會議，準備招待，是日特



開咸陽宮接見燕使，禮極隆重，荆軻隨了宣召員進宮，舞陽隨後，一同入宮進見，軻捧樊於期首，盛以漆盤在前，舞陽捧督亢地圖在後緊隨，圖中暗藏匕首一把，此匕首係太子丹豫求天下鋒利匕首，使工人用藥養了多日，試人見血立死，刃薄如紙，光亮如雪，朝見禮畢，秦王即呼荆軻取督亢地圖來先看，軻由舞陽手取圖，當取圖時。舞陽色忽變，待衛怪問，軻把舞陽看了一眼，笑了笑，趕忙拿話岔過，捧圖呈上。暗想，所謀必得勝利，乃鎮定心神湊近御案。照着圖上所列的口講指畫的這勞麼一鋪陳，秦王聽的不亦樂乎，却不料殺運方織入謀徒。秦王正在得意忘形之時，而驚人聶利之匕首，却不常做美，牠偏在秦王眼中賣弄牠的鋒穎，不但秦王駭怒異，即一時侍衛之人，莫不驚慌失色，軻至此，料知事敗，心中憤恨交加，自思打人莫如先下手，事情已露了馬脚，看來也沒有什麼勝券可操了，身處絕地，終歸也是不免一死，索性來個痛快的，正是一不做，二不休，當即進前一步，正要實行那劫殺主張，為世界除公敵。

荆軻捐軀報燕丹

天意助祖龍匕首無靈關劫數

壯志悲畫虎九泉應恨負恩多

秦始皇忽見地圖中發現匕首，心知有變，登時起身離座，說時遲，那時快，荆軻縱步上前，把住始皇衣袖，舉匕首刺之，始皇奮力將袖扯斷，繞殿柱狼狽奔逃，羣臣相顧失色，此時荆軻追逐始皇，始皇急的環繞柱轉，如同走馬燈一般，秦國法制，廷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兵力，在此窘迫急遽之時，左右共以拳脚與荆軻對轉，太監趙高急呼道，王何不揮劍殺刺客，始皇見說，方想起自己身上佩有寶劍，急即拔劍，只因匆忙對候，左拔不出，右拔也不出，急的始皇汗流浹背，氣喘如牛，荆軻追逼不停，始皇一面迷，一面拔劍，那劍好像釘住了似的，紋絲不動，趙高又連呼道，玉奈何不肯而拔之，自然會出來的，原來始皇所帶之劍，劍身甚長，除非背負而拔，是萬不會拔出來的，始皇頓時心中醒悟，即把背一負，劍立刻拔出來了，始皇此時，揮劍在手，胆子也覺大起來，乃舉劍擊軻，斷其左股，荆軻引匕首擲擊始皇不中，中殿柱，立時火光迸起，始皇又舉劍連砍，荆軻身受重傷，見大功不成，乃倚柱笑罵道：事所以不



成者，壞在我想學曹沫劫濟桓故事，得約契以報燕太子，不料反誤了大事，始皇下令將荆軻支解號令，秦舞陽亦同時就義，荆軻既死，始皇怒甚大發兵攻燕，時將王翦（陝西富平縣人，戰國時名將有起翦頗牧用兵最精之語）已破趙兵，邯鄲，擄趙王遷，始皇駕幸邯鄲，凡與母家夙有仇怨者，皆滅其族，令王翦進兵中山以逼燕，時趙公子嘉以秦兵破趙，倉皇奔代，自立為代王，約燕聯兵屯谷（今懷來縣）拒秦，翦引軍進逼，與燕代兵合戰易水西，燕代兵皆如落葉遇疾風，羣羊遇猛虎，一陣橫衝直闖，便自鳥駭鼠竄，大敗潰散，不復成軍，翦乘勝追擊，遂圍薊，燕王喜奔遼東，醉太子丹以酒，揮淚斷其首，獻秦謝罪，始皇怒不解，復進攻遼東，擄王喜，還兵滅代，擄代王嘉，（計燕自召公建國至王喜而滅凡四十三傳）嗚呼，國運之興亡，雖曰人事，亦有天數，若以燕亡歸罪於太子丹之鹵莽誤國，荆軻之劍術不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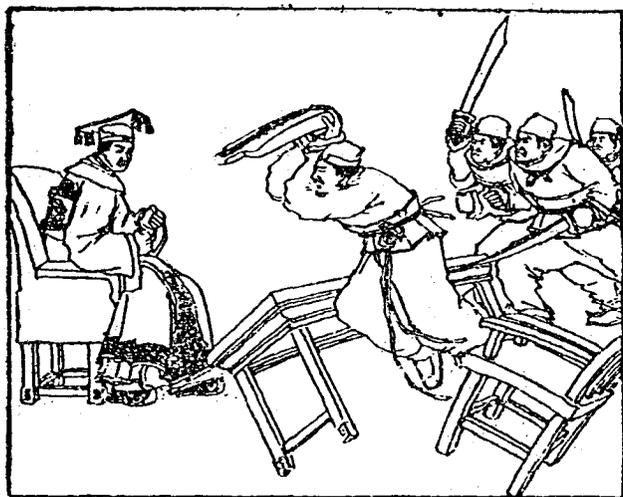
謬矣。

荆軻同調得死友

高漸離捨身酬知己

秦始皇聽筑險喪生

荆軻刺秦王未成，不幸身死，噩耗傳到燕國，太子丹聞訊之下，痛憤異常，其友高漸離，以與荆軻生前既相處莫逆，今他壯志不遂，憤恨而死，我總要想法子完成我好友心願，也不枉相交一場，乃變名姓爲人傭役，投身於宋子（地名）富戶家，勞身苦力，工作甚勤，主人頗加青眼，有一日，忽聞堂上有客擊筑，徘徊不能去，私語同輩道他有好處，也有不好處，衆以告主人，主人驚道，彼工人乃知音，知道好壞，乃召至前，使試擊，一坐稱賞，而是時漸離念久困窮途，顯名無時，如何能進行復仇計畫，乃下堂出，取其裝匣中筑，換了衣帽，高視闊步，來至堂上，坐客皆驚，羣起讓坐，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宋子地方官吏漸漸聞知漸離大名，一傳再傳，傳到始皇耳邊，乃召爲樂工，有人認識，說是高漸離，與荆軻友善，不可親近，始皇以其善擊筑，意憐惜其才，乃赦其罪，而揉瞎其雙目，使擊筑，極口稱妙，由此稍稍接近，一日，始皇召漸離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徐徐逼近始皇，擊筑猛擊，不中



，左右侍衛亂刃交下，遂遇害，嗚呼，一死全交，真荆軻之知音也，（固係高漸離撰荆軻志願，撲擊始皇寫真）漢時太史公司馬遷著史記的時候，特立刺客列傳，所叙荆軻故事，說的沈深儒雅，迥絕凡庸，其刺秦之一番驚天駭地的偉大事業，尤其叙的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如走雷掣電，閃爍四射，又附高漸離於篇尾，說來亦極隱約精靈，有烘雲托月，兔起鶻落之妙，直是荆軻一個影子，筆飛墨舞，較國策倍見精采。荆軻成仁取義，生氣勃勃，正不容以成敗論英雄，又得高漸離之英風奇烈，洵玉山高並雨峯寒矣。史稱始皇自殺漸離後終身不再親近諸侯之人。須知張子房之博浪錘亦繼荆軻之匕首，高漸離之箠而起者也，語云，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故古人云，同道同心，同生同死，而死又有泰山鴻毛之別，若高漸離之於荆軻，可謂生死之交矣，事雖未成，祖龍之驚魂早已離殼而去，三魂去二，一身如寄，何須至沙邱而始謂之死乎，荆高二人，堪稱得刺客之雄。

郭子儀難中遇救

李太白巨眼識汾陽

顏杲卿隻手撐河北

唐汾陽王郭子儀，華州鄭縣人，（今河南鄭縣是）身長六尺餘，體格雄健，手姿英武，在少年時，投身并州軍營，爲小校，每憶悵不得志，後因事觸主將怒，令推出營門處斬，正欲執行時，忽值李曰來遊并州，見刀斧手縛定一人，待要行刑，李曰走到切近一看，見這個處斬的人，一表非俗，決不是個常人，日後必然要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豈可叫這個人白死嗎，李曰憐才心盛，便問姓名，方知是郭子儀，免不得連聲歎息，一面吩咐刀下留人（見圖），一面投刺要見他們主將，那時李曰的詩名，是驚動海內的，這主將一見鼎鼎大名李曰先生來訪，急忙延見，李曰入營後，寒暄數語，便問那個小校因何處斬，主將答道，因爲犯法，故此處斬，李曰言道，我看這個小校儀表不俗，決不像個庸碌之輩，現在國難期間，人才難得，小過儘可寬容，何必執一而傷棟樑之材，那主將聽了李曰的話，當即答道，先生既有憐才的心，那末，我便把他赦了，當下傳令免了郭子儀的死罪，子儀進得營來，拜過主將，即叩謝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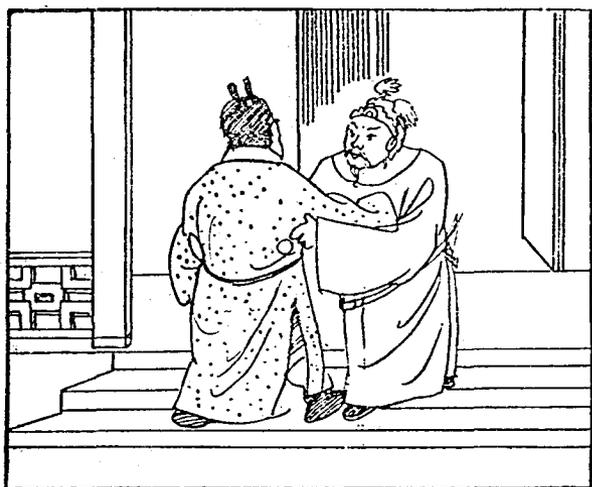
自救命之恩，那李白免不得又囑咐了一番，努力自愛爲國宣力的話，便自辭別那主將，飄然出營去了，子儀後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歷擢各路軍使，左衛大將軍，領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天寶十四年冬，安祿山反，朝廷乃授子儀朔方節度使，詔率本部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復靖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其首致京師，祿山使大同軍使高秀岩犯河曲，子儀擊破之，進復雲中馬邑，開東陲所到之處，戰無不捷，攻無不克，軍威大振，累功加御史大夫。名望日起，天寶十五年春，賊將史思明破常山，殺太守顏杲卿，河北郡縣皆沒於賊，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運兵出井陘，拔常山，破史思明於九門城南，克趙郡，獲兵仗無算，賊衆奔博陵，子儀光弼亦不窮追，率兵還常山，不料史思明偵知，反收合散賊數萬，來了一個定後跟。

郭子儀爲國忘私

捐嫌怨共濟時艱

仗籌謀屢挫兇倭

史思明率賊數萬，跟在郭李兵的後邊，子儀選精騎誘戰三日，賊疲引退，子儀趁勢掩擊，又敗之沙河，（在定州南）祿山復使蔡希德牛廷玢率步騎五萬援思明，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賊來則守，賊退則追，其間揚兵，夜間斫營，一連相持數日，子儀度賊倦甚，乃與光弼合兵出戰嘉山，（在定州曲陽州東）大破之，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將吏來降，思明復奔博陵，光弼引兵圍之，賊氣由是大挫，子儀的威名，亦是布滿天下了。當天寶年間，談將才者，首推郭李，不過李光弼成名的原因，全是子儀之不念舊嫌，一力保荐，始免英雄無用武之地，諸君要知郭李二公因何結的舊嫌，聽在下道來：當安祿山未反的時候，子儀與光弼都是安思順部下的牙牌督將，平日意見不合，每遇公會，同棹飲食，彼此四目相視，從來不交一語，到了子儀因戰功累加督將，威勢漸盛，光弼以在其勢力範圍內，深懼子儀或念往日嫌怨，戮其全家，乃入見子儀，長跪言道，光弼平日無禮自知罪戾，死固心甘，但請勿累及妻子，光弼雖死，亦



感大德，子儀見光弼這種舉動，立即趨下堂階，扶掖上堂，（見圖）對光弼垂淚言道，將軍今日這種舉動，是疑子儀有報復私忿的心，要知道國亂正急，政府播遷，豈是懷挾嫌隙的時候，況吾二人彼此相知，以前的事，儘可不提，今日時局危迫，非東伐不能分賊勢，極盼努力殺賊，共同救國，不必再談見外的話，光弼見子儀如此對待，不念舊惡，不由心中感激萬分，也自撫今追昔，潛然淚下，當即說些感謝的話，從這天起，光弼遂盡心竭力，與子儀籌畫剿賊進兵的計策，子儀當進兵圍雲中時，朝廷命他不必圍雲中，速返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并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口以分賊勢，子儀即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并撥朔方兵萬人予之，以分賊勢，並策討賊方略，乃楊國忠以輕與賊戰，致墜賊謀，以致潼關不保，賊犯京師，玄宗出奔，太子走靈武，權時即帝位，維繫人心。

郭子儀恢復兩京

百戰餘生君主深感再造

兩京克復人民重見青天

却說子儀正在與李光弼計畫收復范陽軍略，忽聞長安失守，天子奔蜀，如同平空起了一個霹靂，只得把進攻范陽的心暫且收起，與光弼急赴靈武，時朝廷新創，軍事漫無布置，肅宗看此情形，（太子卽位廟號肅宗）心中甚是憂懼，及子儀光弼兵至，軍聲大振，人心亦安，詔授子儀靈武長史，光弼北都留守，并加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房瑄喜談兵，自負其才，請自將兵復兩京，詔授招討節度使，瑄用車戰古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馳順風鼓噪，牛皆震駭，賊復縱火，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士氣大沮，彼時行在所恃爲保民禦侮的基本軍隊，獨子儀朔方一軍了，子儀以河東地界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復，時守河東的賊將，係崔乾祐，子儀暗使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內應，謀定，子儀引兵逼河東，應者四起，乾祐夜逃走，子儀追擊，遂平河東，軍勢復振，會安祿山死，其子慶緒立，羣下多不服，朝廷欲圍大舉，乃以子儀爲河東副元帥，從廣平王叔以兵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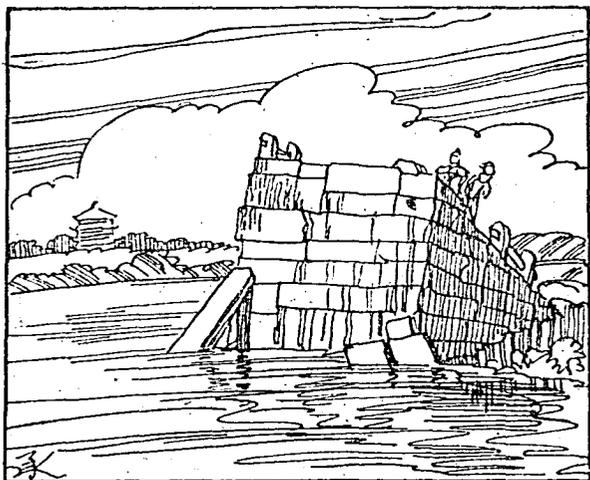
萬進攻長安，上勞鑿諸將，語子儀道，事成與否，決於此行，子儀答道，此行不捷，臣以死殉，時回紇亦使太子葉護將兵來助，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賊衆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守長安者，聞守忠等兵敗，乘夜遁，次日子儀令諸軍整隊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見圖）悲泣言道，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子儀傳令休士三日，復率兵東出，安慶緒聞長安不守，悉發洛陽兵，使嚴莊率赴陝州，與官軍遇於新店，（陝州西）賊依山結陣，回紇兵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回顧，大叫道，回紇兵來了，大潰，子儀麾各軍四面猛擊，僵尸遍野，莊走歸洛陽，慶緒大懼，急走河北，子儀乃率廣平王椒入東京，陳兵天津橋南，於是兩京光復，河東河西南郡邑次第下，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尋入朝，肅宗備儀仗迎轎上，親加慰勞，言道，吾之家國，實卿再造，子儀頓首謝。

郭子儀斷橋全師

因風沙九節度失機

張旗幟副元帥樹績

安慶緒退據河北，肅宗命子儀與李光弼王思禮魯靈李奐許異李嗣業李廣琛崔光遠九節度合兵進討，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子儀引兵濟河，破衛州，慶緒率衆七萬來援，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壘垣內，令曰：見賊至，鼓噪發矢，既戰，子儀僞敗，賊遂至壘遇伏，敗走鄴城，（卽相州安慶緒據此）連營圍之，慶賊求救史思明，思明自統范陽精卒，自魏州趕至，時官軍雖多，不相統一，各自爲謀，故城久不克，及思明至，刻日合戰，正在酣鬪期間，大風突起，走石飛沙，咫尺不辨，諸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急率所部兵斷河陽橋保東京，（見圖）史思明入鄴城，賁安慶緒道，汝爲子弑父，天地所不容（慶緒殺祿山自立）遂殺之，取其士馬，留子朝義居守，引衆還范陽，詭說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所過劫掠，惟子儀與光弼嚴明約束，秋毫無犯，諸將各上表請罪，詔皆不問，但觀軍容使魚朝恩平日深忌子儀之功，入朝後，乃舉相州之敗盡推在子儀一人身上，肅宗信他的話，召子儀還京，以李光弼代將，命



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不令赴任，會黨項侵掠邠州遂
寧，始命出鎮，黨項聞子儀來，皆引去，已而河中太原
相繼變亂，朝廷恐其糾結，復起子儀，封汾陽王，出鎮
邠州。時肅宗有疾，不以羣臣，子儀請曰，老臣將死於
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始召入臥內言道，河東事悉委
卿，子儀流涕受命，抵絳，誅賊首，太原亦斬叛者以獻
，自此河東諸鎮皆奉朝廷命令，肅宗崩，廣平王俶即位
，（即代宗）僕固懷恩勾引吐蕃入寇，陷涇州，掠奉天
武功，渡渭循山而東，直犯京師，詔授子儀關內副元帥
，出鎮咸陽，時吐蕃已過便橋，代宗倉皇走陝州，吐蕃
入長安，縱兵焚掠，全城如洗，子儀聞訊，自咸陽馳還
，以三千騎防南山，至商州，得散卒四千人，泣諭將士
，以雪國恥，衆皆感奮聽命，乃分兩路齊趨藍田，盛張
旗幟，鳴鼓吶喊，吐蕃懼，遂遁走，京師平定，詔授子
儀權西京留守。

郭子儀單騎退虜

開誠布公勳高望重
富貴壽考生榮死哀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復引吐蕃回紇等三十萬衆入寇，掠涇臨邠州鳳翔，破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代宗自將禁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急召子儀屯涇陽，軍僅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子儀乃使李國臣高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名當一面，自率精騎二千出入陳中，虜衆怪問是誰，子儀部下答道，郭令公，虜衆驚道，令公在此乎，懷恩言天可汗（代宗）棄天下，令公去世，中國無主，我故來，今令公既尙存，天可汗在乎，報道，天可汗無恙，回紇怒道，懷恩欺我，子儀使人傳語道，昔回紇涉萬里，平大亂，助復二京，我與汝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逆，何愚至此，懷恩背主棄母，於回紇何有，回紇道，本謂令公亡，否亦不來，今既在世，可得見乎，子儀得使人還報，將出，諸將皆力諫不可輕出，子儀道，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之以誠，諸將請以五百騎從，不聽，即傳呼道，令公來，虜皆注矢待，子儀以十餘騎出，免胄投槍，前執其大帥藥葛羅之手，（見圖）責道，汝我同類，難已久，何



忽忘忠誼至是，諸酋帥皆捨兵，下馬羅拜道，果我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與語道，吐蕃本吾甥舅國，助逆棄親，天必不佑，牝羊牛過數百里，諸君如倒戈乘之，不難盡得，是天賜不可失，遂戎得利，與我襟好，豈非兩善，曾懷恩暴亡，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亦疑而引去，子儀使白元光率兵合同紇衆追擊，自以大軍繼後，破吐蕃十萬於靈台西原，斬首六萬，俘萬餘人；盡奪所掠士女牛羊馬，駝而歸涇陽，入朝，復出鎮河中，子儀御下雖極寬厚而威風先聲，足以服人，故雖至驕至悍之輩，亦無不望風帖伏，大歷初（代宗年號），華州節度使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賊，方大閱士卒，而華州將士已斬智光父子來獻，傳首京師，田承嗣跋扈無禮，子儀使至，西向拜之，語使者道，吾膝不屈已久，今爲郭公屈，德宗即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富貴壽考，又多子孫，殂時壽八十五，贈汾陽郡王，陪葬建陵，（肅宗陵）諡忠武，配饗太廟，生榮死哀，曠絕古今。

文天祥抗志希古

人如玉樹臨風出類拔萃

文似梧桐鳴鳳振彩蜚聲

文天祥，字履善，江西吉水縣人，生性聰慧，器宇不凡，身材修偉，貌潔如玉，眉目間奕奕有神，鄉里父老咸鍾愛之，童時，借諸兒往游學宮，見兩廡所祀鄉前輩楊邦乂，及名儒歐陽修胡誼等皆以忠字得諡，心中羨之，歸而向人言曰，人之一生全憑氣節，立身於天地之間，生當成名于世，沒不受人馨香拜禮者，非大丈夫，自是發奮讀書，力圖上進，文名大振，識者譽爲天才，至宋理宗寶祐四年，赴京應試，以法天不息，對策於庭，洋洋萬餘言，引經據典，證古論今，所言深中時弊，理宗閱卷大喜，親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見理宗能以識拔真才，欣然入奏，詳述文之考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鑽石，將來必能爲國効忠，敢爲天下得人稱賀，理宗聞奏，對於文之言行，特加留意，每當召見，溫語有加，當文尋進士時，年正二十，翩翩年少，得意鵬程，一時朝野人士，皆慕之曰，文家老嫗，生此寧馨兒，造化真是不淺，將來光大門閥，榮耀鄉里，其幸福可稱無量，文聞是語，處之泰然，人仕益加自勉，日以忠君



報國爲職志，至度宗咸淳四年，權臣賈似道，恃寵而驕，因事以去位要挾，度宗不願其去，慰留之念，極其堅決，是時文供職學士，朝廷降詔，多由學士擬稿，在舊例學士輩草制完竣，先將底稿，送呈首相批閱，經核定後，然後發詔，文應度宗之召，草稿擬就，不願送呈，致惹賈似道大不滿意，心竊嫉之，外示鎮靜，暗囑他人改作，文稿竟棄而不用，文悲甚，以爲國事如此，直道不伸，急欲求去，以顯清日，是時，賈似道對元，力主乞和，不敢言戰，朝野亦以偏安爲得計，相率嬉惰，苟且圖存，完整金甌，早已棄置不顧，朝廷以賈爲護符，賈以朝廷爲釣餌，抑內媚外，以遂己私，見文獨立于朝，急思排去，知文已抱消極觀念，唆使臺諫，劾文遇事荒廢，不能盡職，亟罷免之，於是文遂返里，未幾，朝廷重其才，擢爲湖南提刑，文得此番知遇，報國觀念愈深，抵湘，住見故相江萬里，談及時事，江愀然曰：吾觀天時人事，會當有變，吾老矣，無能爲也，世道之衰，其在君乎，君其勉之，語畢，相對黯然，不歡而散，（見圖）宋恭宗德裕元年，元兵大舉入寇，率勁旅分三路南下，江北各地，蹂躪殆遍。

文天祥仗義勤王

痛時艱慷慨興義兵

盡臣節馳驅赴國難

未幾，渡江南侵，人心震動，鄂州（今湖北武昌）守將張晏然等佯戰，以州軍降，元兵勢更雄厚，乘勝東趨，直逼臨安，（宋都城今浙江省屬）恭宗懼，急召羣臣議商對付方策，羣請閣相賈似道親出督師，恭宗允其所請，並頒詔天下勤王，賈以衆意難却，不得已率師，出駐蕪湖，（安徽省屬）檄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自衛，暗遣使者赴元師乞和，元帥主將以宋人無信，拒其請求，整頓兵旅，四面圍逼，至是，宋軍皆無鬥志江南各地名城，相繼入于敵手，賈似道狼狽遁入揚州，是時宋營潰兵，接踵蔽江南下，賈恐受朝廷譴責，使人沿江揚旗招之，皆莫應，甚有出惡語以謾罵者，賈知大事已去，上書力請遷都，書至，議未果行，同時勤王兵多不應召，首都一夕數驚，當勤王詔頒發去贛（今江西省）時，文天祥由湘遷贛提刑，奉詔痛哭流涕，悲憤填膺，乃約集湘中豪傑，結合溪洞苗蠻，得衆數萬，親率出發，以赴國難，正在整飭戎裝之際，其友阻之曰：「汝此行，與驅羣羊與虎搏鬥何異，似宜審憫，勿自貽羞」語



未畢，文乃拍案大呼曰：「國家養士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有應者，吾深恨之，此行明知不自量力，若能以身殉國，庶使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大宋社稷，或可保存，子勿多言，阻我大事。」友語塞，赧然而退，文之生平，性尚豪華，聲色狗馬，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毀家紓難，以家資盡充軍費，每與僚屬談及時事，則撫几流涕而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衆聞言，皆爲感動，士兵振奮，慷慨激昂，當文自贛率兵出發時，贛州父老，遮道相送，文着戎裝，提鎗策馬前驅，兵士擁護於後（見圖）沿路秋毫無犯，八月率兵至臨安，召對時，除知平江府事。

文天祥元營奉使

厲色嚴詞斥罵偷生降將

乘舟航海崎嶇轉覓二王

當時朝議，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仍欲向元乞和，呂乃賈黨，拜命更驕肆，文悲於陞辭日，疏言朝廷姑息養奸，乞斬呂以振士氣，疏上不報，文至平江視事，常州告急，遣大將尹玉麻士龍率兵往援，與元兵五戰五北，全軍盡沒，無一降者，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朝廷召文守餘杭，二年又除知臨安府事，元兵至皋亭山，僅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乃除文爲樞密使，尋遷右丞相，使與丞相吳堅等，同往元軍議和，文至與元丞相伯顏辯論不屈，伯顏均以北詔爲辭，因見文舉動，疑有異志，留於軍中，遣堅還，明晨吳堅率賈餘慶呂文煥呂師孟等捧降表至，文斥餘慶賣國，呂文煥從旁排解，文罵呂等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甘心爲逆，尙敢多言，呂等慙恚，伯顏遂拘文，命隨祈請使北行至鎮江文與其客杜漸等賄守者，夜亡入眞州，守將苗再成喜而迎之，見文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小隙，不能舍從耳，文乃以書貽二制置，時有揚兵逃歸者，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制置李庭芝信之，適文書至，誤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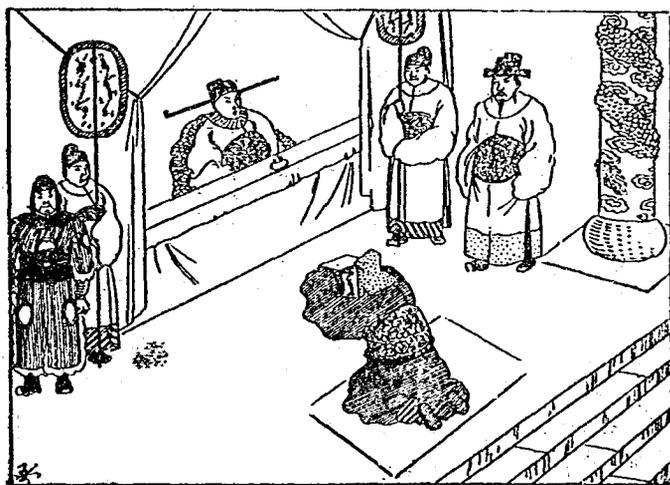
來說降也，使苗殺之，苗不忍，給文出查視城壘，閉之城外，以李文出示，暗遣心腹查文果說降者，即殺之，詰文時，見其出言忠義，亦不忍殺，派人導之赴揚，四鼓抵城下，開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購文丞相甚急，衆驚愕，至是文乃變姓名，與杜濬金應等，踉蹌入海道，途遇元兵，伏破屋中得免，饑莫能起，乃向樵者乞得殘羹剩飯，養畢，行至板橋，又遇元兵，衆伏叢莽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之金與兵得逸，出資募二樵夫，以資荷文，星夜兼程，逃至高郵，未敢休息，乃率衆由通州乘舟航海，歷盡驚濤巨颶之險，始達溫州，文聞二王在溫故入溫求之。（圖爲文抵溫州上岸之寫真）

文天祥節勵狐忠

招英才共籌恢復計

拒元將大書零丁詩

文抵温州後，即國都已破，帝及皇太后被擄北去，憤極，誓報國仇，時益王即位於福州，遣使赴溫，召文至，共謀國事，遂拜文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文固辭未允，乃就樞密使同都督職，帥師次汀州，招納天下豪傑，以圖收復失地，未幾元兵至汀州，文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參謀張汴，撫監軍趙時賞，趙孟榮等，率兵薄贛城，鄒淵擾水豐攻秦和，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漳州趙璠，撫州何時等起兵應，是時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自統重額攻文，激戰於興國，文戰不利，時鄒鳳擁兵於永豐，文往就之，不料鄒溫兵潰，時趙時賞坐肩輿落後，遇元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疑係天祥，擒之，文因此得脫於難，急收敗兵，奔循州，文之妻妾子女及幕僚皆於此役，被元兵所執，死者頗衆，於是李恒派人送文之家屬等入贛，文之二子，死於道，是年益王殂，衛王繼之，文上表自劾，降詔溫勉有加，詔語有云：「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室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



於鯨波，雖則成敗利鈍逆順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聞此係丞相陸秀夫手筆，八月加文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縣（今廣東）都瀛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湖興死，懿遁，乃用海船導元將張弘範渡潮陽，文走海豐，元將張弘正追之，時文方用午餐於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文遂被擒知不免，吞腦子（藥名，性涼，多食能死人）不死，都瀛自刎，劉子俊謊稱已爲文天祥，冀文庶免於難，及文被擒至，在元將面前，各爭真僞，元將怒子俊欺人，以油烹之，派人送文至潮陽，見張弘範，左右命之拜，文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待之，携文入匡山，使文書招張世傑，文憤然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強之至再，文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上圖即文天祥上表自劾之情形）

文天祥心堅鐵石

明興廢博羅屈雄辯

重忠節宏範代陳情

是時，元兵破厓山，厓山在廣東新會縣南八十里，屹立海中，宋將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守以自固，奉宋帝昺居此，徐圖恢復，不幸天絕宋祚，元兵侵入，陸秀夫知大事已去，乃負帝溺死，羣臣從死者，達十餘萬人，張世傑葬楊太妃屍首畢，亦墜水死，於是宋祚遂亡，元兵既獲勝利，大將張弘範，置酒舟中，大譟將士，命人瀉文至，欸以上賓，笑而謂之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爲宰相也，語至此文法然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文痛恨不食，延至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應極密，文不寢處，坐以達旦，遂移送兵馬司，派兵守之，文南冠而囚，元平章阿合馬入視，召而問之曰，汝何以至此，文曰南朝早用戰，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阿合馬知其倔強，遂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文聞其語，笑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說甚由你不由你，阿合馬默然而去，返報元丞相博羅，博羅重文之氣節，乃召見於樞密



院，欲使其拜，文長揖不屈，通事曰跪，文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博羅怒叱左右曳文於地，文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已至此，請早施刑，即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至今，是幾帝幾王，文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注意，博羅愧，乃云，你既不肯說，且道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文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事前，尋彼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州耳，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怒極，欲殺之，元主及大臣不可，宏範適臥病，亦上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上圖乃元將張宏範遣文天祥至營讞集情形）

文天祥節凜冰霜

三載未乾亡國淚

畢生永抱戀主心

宋亡，元世祖忽必烈，繼宋入主華夏，虛心求治，延攬天下英才，佐理國事，言官王積翁奏稱，陛下欲攬人才，南人無如文天祥者，世祖悅，遂遣積翁前往獄中諭之，文曰，國亡，吾分一死而已，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充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王積翁聞之意極感動，反復慰勸，文意終不爲其所動，退出，欲聯合同志等十餘人，上疏元世祖，請寬釋文天祥爲道士，以存忠義，而勵士節，衆欲畫諾，惟劉夢炎獨持異議不可，當衆宣言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以圖恢復宋祚，宋運已盡，非人力所能挽回，倘有事變，置吾十人於何地耶，衆聽其言，事遂作罷，王積翁返奏世祖，世祖愛其人，終不忍殺之，囚於獄中，使獄卒善爲勸導，文在獄，凡三年，終日囚首垢面，坐臥一小樓中，足不履地，忠義之氣，越發激昂，悲來長嘆，發爲吟



歌，曾作「正氣歌」一首，表示氣節，有時憤不可遏，握拳捶胸，以消磊塊，並朗誦「正氣歌」多遍，誦畢，襟之以泣，獄囚聞歌感動，無不淚珠盈睫，咸稱文丞相乘天地正氣，生茲亂世，守節不屈，真忠義之士也，文得獄囚安慰，死念益堅，獄卒亦敬其人，遇事均皆寬縱之，是時世祖對文甚為關念，囚之三年，知其終不屈，當於死議，召大臣輩決議釋之，有以文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世祖動容，是以猶疑未決，此議又於無形中，暫為擱置，未幾，中山（今河北省正定縣）狂人，自稱宋主，聚眾數千人，揚言欲入燕，奪取文天祥，共恢復宋上，同時燕京亦發現匿名書多件，均言文天祥如何能得民心，現正勾結湖海亡命，密謀擾亂，潛圖不軌，有司得書，不敢隱藏，乃據實入奏世祖。（圖為文天祥在獄中作正氣歌時慷慨激昂態度）

文天祥成仁取義

求死不求生 鞠躬盡瘁

學古能得古 浩氣長留

世祖因京師迭告匪警，盜殺左丞相阿合馬於途，正主嚴辦，又覽是奏，恐禍亂生於肘腋，命遷宋瀛國公，及宋宗室等於開平，並派使入獄，召文進宮，立於丹墀，親諭之曰：文天祥，朕待汝不薄，宋亡已久，汝今有何願，朕擬代汝決之，文聞言慨然曰：天祥世受宋恩，身為宰相，豈能再事二姓，願陛下賜天祥一死，於願足矣，世祖聞言，大為感動，默然良久，猶不忍殺之，揚袖使退，是時左右，見世祖遲疑不決，力贊從其所請，世祖之意遂決，下詔殺之柴市，（按柴市，即安定門內府學胡同東口，該處現有文丞相祠，正氣歌鐫於壁間，為平市古蹟之一）天祥聞死訊，態度從容，含笑謂吏卒曰：至今日吾之大事畢矣，言訖，挺身就縛，由監刑官押赴柴市，臨刑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歲，死後，吏卒檢其衣帶中，自書贊語曰：



子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妻歐陽氏，得訊，親往收尸，路人覩其慘狀，均皆掩袖而泣，文之生平，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題詩，居燕四年，忠義之氣，著於詩歌，死後兵馬司籍所存稿，呈於有司，觀者無不悲慟流涕，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未幾，有義士張毅甫，負其骨歸葬江西吉州，適其家人奉文母曾太夫人柩，同日至城下，人皆以爲忠孝所感，當文被逮北上時，過南安，遣人告墓，命以其弟璽之子陞爲嗣，又寄其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足見死志已決云。

朱家郭解俠義風

濟急拯危識英雄於末路

以德報怨矯人世之不平

西漢時，山東有大俠朱家，名震當世，徒黨甚衆，爲人性慷慨，能濟人之急，對於貧賤者，嘗暗中施助，不使人知，故家無存財，當季布窘迫時，（季布爲項王將兵屢挫漢兵及漢高祖滅項追捕甚急）匿漢陽周氏，周氏鬻餅季布，衣褐衣置柳車中，賣於朱家，朱家此時心知是季布，乃使治田，語其子曰，田事一切聽此奴，必與同食，乃乘輅車赴洛陽，（對車商人之車）密見汝陰侯滕公進言曰，士各爲知己用，季布當日嘗辱漢王，職分當然，今始得天下，即以私怨追捕一人，度量未免太小，况以季布才勇，追捕過急，不南走越，即北走胡，爲害豈不更大，驅壯士以資敵國，邊防恐從此多事，滕公言於高祖乃赦季布，及季布貴顯，朱家絕口不談前事，亦終身不再復見，至武帝時，軹縣又有郭解，亦以俠義聞，爲人短小精悍，喜爲人報不平，所殺甚衆；然心性豪爽，尤喜以德報怨，雖救人困難，毫不自矜，交遊遍天下，皆一時豪俠，故座上客常滿堂，門外車水馬龍，貨酒賣餅小販，喧聲如鬧市，其弟子恣勢辱人，被殺



，兇手逃去，姊怒曰，吾弟有俠名，人殺我兒，竟不能破獲，置屍道左不葬，意欲辱解，解已偵知兇手逃處，兇手知不能脫，出面伏罪（見圖），解曰，吾兒無理，死乃自取，慰其人使去，自葬姊子，雒陽有兩家相仇殺，仇衆排解無效，有人請解調停，仇家心畏解，願棄嫌修好，解曰，諸人調停無效，今汝兩家乃聽我言，是我以他縣人奪本縣人權，遂夜去，由此知與不知，爭交歡解，楊季主與郭家爲世仇，解暗使人殺之，又殺楊家上書人於闕下，（當武帝時徒豪富茂陵楊季主爲軹縣椽，椽徒解解使姪斷楊椽頭故兩家結仇）漢廷捕解急，解逃，轉入太原，所過輒告先所住處，過臨晉時，闕吏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名混出，及追捕急，少公自殺。未幾解被捕，軹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解賢，生曰，郭解專以姪犯公法，何謂賢，此生夜間即被人斷舌，解實不知殺者爲誰，然郭解竟坐布衣任俠行權殺人見族，不能如朱家保全始終，亦有幸不幸焉。

諸葛亮應運崛起

曠世一人乾坤存正氣

隆中三顧鼎足定先機

諸葛亮，字孔明，琅玕人，廬居襄陽隆中，（山名今湖北襄陽縣西）躬耕自給，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多笑之，惟潁川徐庶，安平崔州平，深以爲然，當董承受獻帝衣帶密詔謀誅曹操，與劉先主及種輯等日夜計畫，苦不得間，後先主截擊袁術，遂襲殺徐州刺史，入據其城，遣使與袁紹連兵，未幾，董承等謀漸洩，操皆殺而滅其族，自將擊破先主，獲其妻子，先主由青州奔袁紹，時汝南黃巾劉辟叛操降紹，紹遣先主將兵往汝南助辟，操使曹仁擊之，先主走還袁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表復令先主將兵赴汝南，與襲都等合，操自將往擊，先主兵敗，單騎奔荊州，就劉表，表禮遇甚優，益其兵，使屯新野，當先主之在荊州也，與司馬徽善，（襄陽人善知人時稱水鏡先生）一日訪求人才於徽，徽曰，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可與偕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將軍宜專誠拜訪，先主用是詣孔明，凡三往，始得見，因屏人促膝與語曰，漢祚將危，奸臣當道，孤欲伸大義，奈智術淺短，屢遭失敗，然至念心終不移，不知計將安出，望先生教我，孔明曰，曹操擁衆百萬，挾天子，令諸侯，此誠難與爭鋒，孫權三世據江東，國險民附，賢能爲用，此可資爲援，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劉表終不能守，此天意留待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閹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不知存卹，才智之士，思得明主而奉之，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令，天下有變，命一上將率荊州之衆出宛洛，將軍自統益州之諸出秦川，大局指揮可定，先主大稱善，（見圖）自後與孔明情好日密，言聽計從，左右或言信任太過，先主曰，吾得孔明，如魚得水，願諸君勿復多言。可見其信心之深也。

諸葛亮計破曹兵

會江陵水路趨夏口

說東吳赤壁燒北船

當先主屯樊時，（即今樊城在襄陽縣北南臨漢水）不意曹兵猝至，遂率其衆棄樊而走，過襄陽時，歸附者接踵，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孔明請先主別遣關公乘船會江陵，引操將輕騎尾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獨與孔明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適與關公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同到夏口，時操既進兵江陵，遂順流東下，魯肅方奉孫權命使荆州，中途聞劉琮已降，曹兵已逼，乃路謁先主，達權意，兼致慰問，且語孔明曰：我子瑜友也，（諸葛瑾孔明兄）談笑甚歡（見圖）孔明因請先主，願同魯肅詣孫權求救，遂見權於柴桑，（故城在今江西德化縣）進言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已破荆州，威振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若能以吳越之衆，與北兵抗衡，不如早與之絕，否則惟有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曰：如君言，劉豫州何不北面事之，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仰慕，事不濟天也，安能爲彼下乎，橫忿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時東吳如張昭顧雍陸績等均勸權降曹）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孔明曰，豫州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公水軍，尙有精兵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兵遠來疲敝，又北人不習水戰，誠能命將出師，與豫州協規同力必能破操，操敗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時周瑜奉使至番陽，魯肅請權召瑜還，瑜至見權，力贊連合先主，共拒曹操，權乃以瑜爲大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並請孔明助畫方略，選精兵三萬人，拒曹兵於赤壁，（山名今湖北嘉魚縣西北水經註江水東逕赤壁山即此）瑜部將黃蓋遺曹書，詭言欲降，時東南風急，（野史謂周瑜謀火攻變無風孔明祭之風始起）蓋取門艦十艘載荻柴灌油其中，上建旌旗，外罩帷幕，去曹軍二里許，同時發火，烟燄漲天，曹兵人馬焚溺死者大半，水爲不流，先主與周瑜水陸並進，操兵大潰，操乃狼狽引退

請葛亮任重託孤

東和孫吳北拒曹魏

力竭股肱節效忠貞

當曹操北還時，孔明預計其必走華容，乃令關公將兵設伏俟之，意殆使關補受操之人情，果如所料，方操之退軍也，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周瑜乘勝進軍，仁棄城走，樂進亦退出襄陽，於是荊州遂入於吳，會劉琦卒，孫權表先主領荊州牧，令周瑜分南岸地與之，先主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時先主甘夫人新喪，而糜夫人前已死於長板坡亂軍中，權欲以妹妻之，遣人示意，先主辭之，亮力勸，乃允婚，嗣先主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分布其衆，乃面見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密表權，請留先主勿遣，權不從，後先主知之，歎曰，智謀之士，所見相同，孔明止孤，亦卽此意，未幾，瑜死，魯肅繼之，勸權以荊州借先主，共拒曹操，時龐統詣先主求自効，先主以爲耒陽令，（今屬湖南衡水府）不治免官，孔明言士元非百里才，先主乃以統爲軍師，親任如孔明，及先主攻劉璋時，統別將兵期會成都，遇伏死，落鳳坡，及入成都，先主以孔明爲軍師將軍，孔明爲治，主嚴峻，或勸之，孔明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賞之



以爵，爵加則知榮，先是孫權已將其妹孫夫人接回東吳，今見先主已得益州，遂請還荊州，先主不肯與，後權因關公取襄陽，乃使呂蒙襲江陵，並害關公父子，蜀吳結怨，及曹不受禪，先主乃即皇帝位，以孔明為丞相，自將伐東吳，報關公之仇，孔明力諫，不聽，及兵甫出，而張飛又被刺死，先主連戰皆捷，孫權懼，遂降魏，遣陸遜拒蜀兵猱亭，（在湖北宜都縣西今名虎腦背市）乘夜火攻，蜀兵大敗，先主退還永安，（即白帝城）忿恚成病，遣使至成都召孔明，（時孔明輔太子禪守成都）至則執孔明手，言曰，嗣子可輔輔之，否則君可自取，孔明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見圖）先主又詔太子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孔明奉喪還成都，太子即位，封孔明武鄉侯，政事咸取行止。

諸葛亮計服南蠻

鞠躬盡瘁勞神校簿書

上兵攻心天威懾蠻瘴

孔明既當國，約官職，修法制復下令僚屬，集思廣益，主簿楊顛見孔明常自校簿書，流汗終日，用言苦勸，孔明嘆曰，吾亦知之，恐他人不如我盡心也。先是益州郡書師雍闓攻殺郡守，降附東吳，吳以爲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牂牁越雋皆同時叛應闓，孔明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俟民安食足，三年後方行出兵征剿，時尙書鄧芝言於孔明曰，今上初即位，宜申吳好，孔明以爲然，乃使芝修好於吳，其時孫權猶未與魏絕欲不延接，芝請見曰，此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權乃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爲魏乘，不能自全，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如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爲質，如吳不從命，則率辭伐叛，蜀亦順流進兵，恐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良是，遂絕魏，與漢和，使張溫報命於蜀，自是蜀吳復通，吳既與蜀和，則蜀兵征蠻，不憂分顧



，於是孔明乃率衆討雍闓，將行間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蠻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滅又非王者之師，用兵以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公但服其心可矣，孔明深然之，至南中，連戰克捷，而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戰，孔明用計生擒之，既得，使觀營陣間，問汝今日服乎，獲曰，向以不知虛實，故敢敗北見擒，今祇如此，有何足畏，孔明乃笑釋其縛令去，凡七擒七縱，最後孔明猶道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敢復反矣，（見圖）遂入滇地，（今雲南晉寧州是）益州永昌牂牁越嵩四郡皆平，孔明以爲留兵鎮守，諸多困難，乃即其渠率用之，（今雲南蠻部酋長有土知府即本此）孟獲等悉擢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孔明之世，夷不復反。（今蠻人婦頭有雙髻，用白布包束，相傳爲孔明制服，至今蠻中尚有漢丞相祠，係諸蠻公立者，香火甚盛）

諸葛亮上表伐魏

仗義興師街亭誤全局

神出鬼沒陳倉攻堅城

孔明既定南蠻，後顧無憂，乃上表後主，請率師出屯漢中，以復中原，（表文從略）魏以蜀先主去世，數年寂然無聞，不復設備，而忽聞蜀兵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等處皆舉城降關中震動，魏使夏侯惇督關中，魏延請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直薄長安，大軍再由斜谷出則咸陽以西可定，孔明以爲危計不用，揚聲出斜谷攻郿，使趙雲鄧芝據箕谷（漢中府褒城縣北）爲疑兵，魏曹真軍鄆布防，孔明乃率大軍攻祁山，別遣馬謖守街亭，（在甘肅秦安縣東北又名街泉亭）謖違孔明節度，舍水上山，魏人絕其汲道，以致人馬渴不得水，軍心遂亂，魏人乘之，蜀兵大敗，孔明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孔明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民忘其敗，會東吳鄧陽太守周魴詐降於魏揚州牧曹休，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遼向東關，（在巢縣東南）三路俱進，孫權以陸遜爲大都督，將兵與曹休戰於石亭，（



安慶府潛山縣大破之，孔明以此時魏兵東下，關中空虛，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孔明復上表後主，（表文從略）解釋一切，遂引兵出散關，（今陝西寶雞縣西南）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見圖）魏守將郝昭以火箭逆射，又以繩係石磨壓下，梯車俱毀折，孔明又爲井圍百尺以射城中，以土填塹，直攀城垣，昭又起重塔於內，明孔又爲地突，遁出城中，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蜀兵以糧盡引退，魏將軍王雙追之，被殺，未幾，孔明復出師伐魏，拔武都陰平，以功晉復丞相，嗣魏主叡以蜀兵屢出，詔司馬懿沂漢水出西城（今陝西興安府）與曹真會漢中伐之，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都，曹真上疏魏主，請從子午谷進兵，孔明聞魏兵至，次於城固赤坂以待之，適天大雨三十日，棧道斷絕，真等悉引退，蜀兵尾後抄襲，斬獲甚衆。

諸葛亮匠心獨運

木牛流馬巧奪天工

走石飛沙圖演八陣

孔明以連年用兵，雖見勝捷，奈因糧餉接濟困難，致軍事終無進步，乃發明木牛流馬，（見圖）督工日夜趕造，其製法皆以木造成，行止均有機簧，如活牛馬一般，可以長途載重運輸，（詳見武侯遺書杜佑通典茲不具錄，並治郾關，以木牛流馬運大宗米糧，囤積斜谷口，以充軍實，佈置既竣，復集大兵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並告師期，及蜀軍至郾，軍於渭水西岸，司馬懿引兵渡渭，背水爲壘相拒，語諸將曰，孔明若出武功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今在鳳翔府郿縣西南，）不足慮矣，孔明果屯五丈原，郭淮曰，孔明如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動羌夷，亦爲大患，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壘壘未成，蜀兵大至，見魏兵已先據，乃引退，孔明以前者數出，皆以乏糧問題，致已志不得展，欲謀恢復，當以持久決之，至是乃分兵屯田，爲長駐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間，秋毫無犯，軍民相安，後孔明以司馬懿堅壁不出，挑戰不應，乃遣以巾幗婦女服飾，欲激怒使出戰，懿受巾幗，並閱



使者孔明飲食起居情形，不談軍事，使者曰，諸葛公早起夜寐，罰二十以上，必須親覽，所啜食不及數升，使者出營，懿語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繁，豈能久乎，未幾，孔明果病，疾篤，後主使僕射李福省視，並詢後事，福至軍次，達後主慰問意，見孔明昏瞶如睡，匆促間不復記憶他事，急欲復命，比行至中途，忽憶後主尚有諭令詢後事之旨，復急趕回，至孔明病榻前，見孔明神昏不知人，福大哭曰，我誤國事，萬死難贖，孔明忽開目曰，吾已知君去而復返之意，懣我後者，公琰最宜，福謝曰：前因匆促間有失諮詢，又問其次，孔明曰，文禕可，又問，孔明不答，趨前視之，已薨矣，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儀令諸將反旗鳴鼓，若將應戰，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陣回谷發喪，將士哭聲震天，至有哭死者，百姓皆言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云，孔明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至是懿按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喪還成都，後主率百官郊迎舉哀，贈諡忠武，遺命葬定軍山麓。

墨子兼愛主弭兵

憂世變宣傳和平聲

關窮兵力破競爭浪

墨子（翟）之所以能救國者，蓋以其能實踐實行也，當戰國時，周室微弱，諸侯不服中央命令，各治甲兵，互相攻擊，逞其併吞之野心，正孟子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之時，百姓強壯者斃於鋒刃，老弱者轉於溝壑，有田不得耕，無葦不用兵，天下洶洶，日憂離亂，墨子觀察亂事之起，胥由人類不相愛，各務自私自利，挽救之方法，必使人人有兼愛之心，知人我無二致，譬如他人身體，即同我之身體，他人之國家，亦同我之國家，自不至大欺小，強凌弱，衆暴寡，而世界不難進於大同，尙何有戰爭之事乎，遂奮起摒除空談，力求實行，無時不反對侵略，於自衛禦侮之策盡，則與及門弟子精心研究，深恐我不攻人，難禁人不攻我，倘徒知高談弭兵，而於武備漫不講求，此與束手待斃何異，是以墨子之徒，對於守城禦敵之方，莫不有出鬼入神隨機應變之妙，故一遇戰事開端，墨子即兼程星馳，往見勳兵之國君，痛陳利害，爲民請命，共享清平幸福，化干戈爲玉帛，折刀兵於笑談，務使民生不



至塗炭，戰事不至擴大，強國可以銷化其并吞之心，弱小可以保障其安全，他老先生方才肯罷休，要是恃強自大，不聽勸告，任憑蘇秦張儀之辯，端木宰予之激，他滿腔子充滿吞人肥己的念頭，把苦口良言，視同秋風過耳，墨子他便順風轉舵，也不再同這種豬油蒙心、貪夫費語，即時他就趕往被攻伐之小國，幫助他們或野戰，或防城，如同時再有這樣兵事發生，又立時分派他們下衆徒前往，扶持戰守，叫做濟困扶危，抑強扶弱，像墨子這種人，可稱得四方福星，萬姓生佛矣，幸楚王知機悔悟，懸崖勒馬，否則，鼙鼓聲敲，真不如鹿死誰手，當年計畫，拚命抵抗，事到臨頭，直欲効死，故一時之人，無不尊之愛之，即孟子亦許為利天下，莊子且稱為才士，韓昌黎亦以孔墨並稱也，觀插圖中，墨子為祖國危急而趕趕赴楚的不顧命的大無畏精神，亦可見其素日言行，真能實踐，一言如鐵，千古流芳也。（上圖即墨子實踐素日言行，裹足苦奔赴楚救國之情形）

墨子絳帳坐春風

造攻具魯班鬪心兵

救國難墨翟效舌戰

魯有公輸般者，亦名魯班，昭公之子，富於巧思，其所製造之器物，極鬼斧神工，指與物化之妙，當時皆稱爲巧工，無人能步其後塵者，酉陽雜俎載，吳人伐魯，魯懼不敵，商議先偵探吳軍行動，以作抵禦方略，使班造作木人，能飛行空中，伺敵虛實，並能代人勦勞一切守備工作，其舉動格鬥，不亞於生人，惟不食不息，後果備知吳軍行止得以從容禦防，及吳軍攻城，又賴木人捍衛，矢石交下，較人尤見靈捷，吳人死亡甚多，嗣得偵知，乃知魯有異人，取和而去，自此不敢再犯，又查備考載，班嘗削木爲御，鼓動機括，其車自行，削木爲鳶，機簧一動，而木鳶飛天三日不下，所以在這時候，各國沒有不知公輸子大名者，楚王欲攻宋，苦無攻城利器，乃使人赴魯，召公輸班來楚，趕造一種攻城之武器，名曰雲梯，定期出兵攻宋，其時墨子在魯國，援徒講學，聞祖國被兵消息，一面趕速分派諸弟子兼程返宋，籌畫守城備戰方略，一面本人立時由魯國起身赴楚在路風餐露宿，戴月披星，因爲救祖國心切，趕程前進



，十日十夜足不停趾，以至破裂，幾不能踏地，墨子此時，並不覺痛，立即撕碎衣襟，將腳傷包裹，仍然趕路，及到楚國，面見楚王苦口陳說用兵之非，力勸楚王將攻宋計畫取消，以免兩國人民生命財產兩受損失，反復辯論，忽起忽立，歷過時間甚久，楚王命墨子安坐無躁，但墨子此時潛心救國，且欲實現廢戰主義，依然口如懸河，滔滔不絕，幾於舌敝唇焦，無奈彼時之楚王，利令智昏，祇知楚大宋小，楚兵一出，宋必無力抵抗，滅宋之地，可以攬騶塗之疆土，取宋之民，可以增加楚之戶口，兼有公輸蕘製造之雲梯，宋即城守，楚兵布梯環攻，不難一鼓而下，且知宋國將寡兵弱，萬不足抵禦強楚，是有利無害之事也，所以墨子縱令舌翻蓮花，譬喻萬端，不能動楚王之心，如同跟囉吧墨子說話一般，試思此時墨子，再有何妙法，以解決此次戰禍乎。（上圖即墨子主張非戰時，與徒作口授指講）

墨子鬪巧服魯班

衣帶作城池 抵禦外侮

口舌爲干櫓 打銷野心

墨子見楚王用兵之意甚決，且知其倚仗公輸班所造雲梯，乃請楚王要同公輸般在楚王面前賭賽輸贏，如公輸般勝，則楚兵立時出發，墨子絕不干預，如墨子勝，則攻宋之兵應即停止動員，楚王以爲公輸般乃當代之巧匠，有神鬼不測之機，墨子決非敵手，立即允許，而公輸般亦藝高氣壯，目空四海，以爲墨子乃一迂腐書生，安知兵事，指顧之間，便可立見高低，墨子當即在殿上和公輸般一同解下衣帶，圍作城池式樣，所用武器，係小竹板，守城者係墨子，攻城方面，則爲公輸班，於是兩人便實行賭賽，殿廷之上，變爲用武之地，公輸般連用九種方法，攻打衣帶環圍之模仿城池，均以墨子防守得法，無隙可乘，公輸班智窮技竭，結果無一次得手，均告失敗，公輸般此時目瞪口呆，願拜下風，不敢助楚攻宋（圖見）墨子趁此時又將分派諸弟子返宋協同城守計畫一併告知楚王，並爲王言兼愛之利，不兼愛之害，父子各自愛，兄弟各自愛，其家必亂，上下各自愛，人我各自愛，其國必亂，所以欲望和平之神降臨，總要彼此相



愛，方可避免亂事，卽如世間之爲盜賊者，亦由只知利己，不計害人，愛其室不愛其異室因而每思竊人室以益其室，愛其身不愛人之身，因而每思害人以利其身。推而至於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己之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此種亂因，起點皆由不相愛，王今攻宋，不過抱着一片開疆拓土之雄心，不惜勞民傷財，出全力以赴之，王要知人誰不知自私自愛，王出兵趨利，如再有第三國看出便宜來，坐視鵠蚌相持，冷不防來個安享鴻人之利，豈不是螳螂捕蟬，黃雀伺後，到那時恐怕利小而害大，追悔無及，楚王被墨子說的心動，又見公輸班智識不及墨子，且墨子已先期分遣其門弟子返宋防禦，強師門下無弱徒，卽令出兵，亦未必能得勝，若爲宋所敗，則楚國威名，從此掃地，何以立國，因此便下令罷兵。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日四版

民族精神第一集

定價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
(外埠不加寄費郵票通用)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撰述

郭蓮青

繪圖

席與承

發行

馬家聲

校對

王代昌

出版者

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六號
實報出版部

印刷所

實報印刷所

分發行處

各省市實報分銷處
及各大大書局

